笑笑録

笑笑錄卷五

獨逸窩退士手編

學詩

諸文潤嘗其鄉某生沉酣制藝試輒高等腹若琉璃椀闊步搖擺書味盎然而於詩學一步不窺、戥晚、就學於友友示用韻平仄之法居然謂得三昧即謅成曰吾人、從事於詩途豈可苟焉而已乎然而正未易言也學者其知所、勉夫藝林捧腹謂能褒又一體也明齋小識下同

婢罵貫客

某先達訪一舊友輕騎減從造其廬、八之主人不出有髯頭婢持軍持過庭起問主人在否厲聲對不、在掉頭便去比返復問之曰已云不在焉又嘵嘵吾家來、往無生客不必頸懸珠串頭

帶尾波作許多樣子

當蟋蟀

貢生葉某誠實而厨獲一蟋蟀青項金翅視如珍寶家人告米匱私念蟲可典也汲汲持盆往典中素識者詭曰是固佳第本店銀近厨缺須向姑蘇某典必如君願葉皺眉曰來往不便吾且休矣怏怏持之歸

酒舉

李樵峯天才俊爽性就僻不自修飾惟嗜盃中物就試禮部攜酒一瓶搜檢者白王大臣李請飲一畢而入遂席地牛飲過半力不勝痛謂卒曰爾等藉此盜飲何如不如附願遂潑餘瀝酒香四溢王大臣操吳音曰眞是酒舉

考優

每逢宗師考優諸生縫掖淺帶修容飾貌意氣殊自得有人戲作對曰吾予勉旃駕增廩附而上先生休矣在僞隸卒之間

誤解

彭文宗科試詩題序珠來去語出太平廣記通場閒難一生謬作解曰頌延之赭白馬賦言汗出如珠也聽者誤以爲彈絃子即大珠小珠落玉盤意傍一人謂既是絃子何又云馬其人遽曰馬是架絃者一誤再誤直堪噴飯

譌字

邵檬軒博覽典籍値字典新成三月而讀畢選文詞幽奧如猴鼯人鷃金夜中亦識於是吝問者盈庭或故造譌字以相難先生曰此字六書所不載唯我能識一手揑兩口當爲亨（去聲）昇涕之亨字其善詼諸如此

招飲即赴

吳烈綺歲登賢書有人問其封君曰公何陰德致此笑曰凡招飲者先是五臟神願隨鞭鐙不須仵來兩次是爲絕大功德拾此則無諸語殊妙

結緣

賽天中嬰殨疾好持果分人身上囊袋纍纍悉貯果日循街市遇文雅客無論識與不識必迎與之曰結緣某年正旦邑宰赭公坐於堂以糕作元寶呈諸案赭色叫將呼伍伯幸旁人白其冤乃免

場中醉酒

彭文宗歲試一生酒醉亭午以白卷呈言病久不願作秀才請除名言畢嘔吐於堂彭爲温語申慰對曰功名事小性命事大

堅不歸號稷論教官費助之狂恣弗能擱管遂扶出命迴明補
考焉記昔某文宗批一白卷曰皜月當空一塵不染何吝教乃
爾請歸農罷視此覺澆瀉仁厚相懸霄壤

官話

薛策三權給有辨才衆畏其口兄之以目謂國中花被已出矣
嘗語倪子厚曰你如何常叫我薛策蓋欲以倪予報也對曰否
我平日每叫你老策時以爲語侈後以貴爲四川典史適徐隣
哉頁守夔州本係同鄉舊識往見於書室中行庭參禮徐曰老
策何必作此醜態及坐官語蟬嫣不絕徐曰我不如你你出來
幾年官話已學了許多薛赧然而退

還磕頭

華亭知縣許公治以廉明稱民無謗讟有某武生扭鄉人來稟

許恐其人因詢何事某云我行街上伊担糞汙我衣許拍案曰爾鄉保安得漫不經心致壞相公衣應重責不貸鄉人哀求甚切曰然則爾願罰乎可向相公叩首一百下即令某南嚮坐鄉人叩首于下俾役數之至七十餘曰止我亦錯矣猶未問爾是文生抑武生某對以武曰誤矣文生値叩一百若武祇須五十耳當還叩二十又令鄉人南嚮坐某叩首於下某不肯兩役交捺之叩畢武生悻悻而去

要緊窮

黃學乾生長脂厭以貲得五品銜出入儀從同長官揮霍銀錢如土閶闔門某待詔執稱第一僨舟至蘇蕪頭而回又於重九日將金箔放山頂深林高麓俱成金色此類甚多故時有要緊窮之語窨冬晝見丐間左右曰彼何身體屢動對以冷而料也

曰抖可不冷乎傳爲笑語晚年不能自給傭於姑蘇某氏主出謁客黃溍戴晶頂隨後主駭問之曰吾青浦黃某也主不敢留贈銀以歸其夫人尙有私蓄依父母家黃於元日往賀節相見下揖夫人褒拜乘間攫釵環奔出後以貧困終

書癡

諸生陸幽涵性愚戇人每紿之以成談柄嘗考蒔蘭法於友友曰蘭性愛肥惡臭將狗屎煎熟則穢去而澤存灌無不碩遵其教臭達於隣隣人登堂詬詈又得一笛持問美否友曰美矣惜未得三才氣未爲寶也因問如何可得曰予於黎明上犀脊日始出持而指之十日可吸其精華陸卽去隔十日又問曰天氣既得更教汝得地氣法擇深井沉於底祇七日耳若人氣須置女子牝中三次陸陰念家有老嫗可無妨碍潛登其牀揭被置

笛老嫗狂喊夫人驚問故起裂其笛隨壓額曰所謂功虧一簣也後館遠村家中唯束脩外無禮物殊不便向東家言私買一瓶減書燈油貯焉歲暮將歸遺細君又恐人見密繫褲襠主人出揖瓶蕩油流淋漓以歸是類甚多迨夫人綿緞以終忽向妓家宿旣歸宿資未償值新敲盆紙鏹影鉤謂可抵錢提而往妓怒擲之飛滿於地適友過調停而去

交易

高桐村善嗅噱一日爲問壁事詣某富室主人託故不出高坐書塾旁聞師教於緝熙敬止於字讀本音高入戶師不爲禮但問何幹對曰爲本家交易(去聲)事師曰何謂交易(去聲)曰田土往來也師曰當是交易(入聲)高曰然先生於字上少了一圈我故易字多一圈以補之師悟屬勿宣而爲之調處其事

嘲傳遞

縣府試多倩遞之弊唯黃公潼鯉肩試吾邑關防嚴密接遞者慌失題紙高才生競呼負負草率塗寫而出汪玉鉉作詩曰雖饒銀錠與洋錢題目偏埋淺草邊小甲已尋五次後童爺猶想十名前虛挨白日嬉遊過直待黃昏涕泗漣鄉也善夫都沒有空餘匪石慶豐年蓋是日題已冠爲鄉也未冠爲善夫經題爲慶豐年人皆帶得伍匪石稿云

孝廉鄙陋

陳燕公晚節饕餮無厭客憎其屢食於人未嘗作荅強索之乃折柬招友親晚雖還寶未治膳陰與夫人約驟相勃谿拾破碗打碎客悉還延去凡赴客宴魚肉果餅俱懷以歸素携布囊懸臺棚一夕兩頭盛滿不能出棚孔客盡起周章無計价爲代出

之又嘗醉蹶於地頻以脚喊僕謂其足或受傷不知袖中藏有蟹脚也時太平橋葛姓者熟食最精潔恒造其店道寒煖雜棟野味與之餂之復拱手作別店主人樂交孝廉故得無嫌久恩遇秘友吉壓事饋金扇一柄面以飯粘骨以綫穿俾隣兒送去身隨於後隣兒返半途收其帖剖分力金自携匯歸又嘗喚婢如市寫票曰來錢一大文乞發濃釅火腿湯一椀有鄉人誤稱老相公者正色曰不得點

率叔

莊監生厚於貲捐貢後凡門戶器皿皆用官銜封記新置糞桶亦寫候選儒學字樣又嘗投刺姻戚與族叔偕寫帖曰莊某率叔某頓首拜叔譁辨之曰我年長於汝況我爲貢生汝爲監生無所爲非也

老童

鄉間齋白首操童子業爲陸鋪假手自標於桌曰出賣對句每句七文不二價凡觀場者多倩之其入場擕大籃內盛鹹菜數莖冷飯半盂及蟋蟀盆一枚日暮盆中錢滿繳卷作曾覩試題爲不曰白乎合下節束比鸚鵡公行人子羽文曰士馬芻糧昔所遇之情形俱是言中之淄澠山川草木昔所歷之境界盡成今日之匏瓜再覆題爲雖執鞭之士中有句曰但論鞭之執不執無論士之雖不雖皆所賣句也

後嗣相謔

范公應璧情性迂執悃愊無華與薛策三會飲薛固嬉善笑也乃謂君家文正公名超千古而後嗣不昌諒德行才華俱被一人占盡耶范曰然吾誠不肖固不若君家上祖枚書濤穢名

流播使子孫得以伶俐過人

得罪阿哥

某業織冠兒係武生而子誇其衿報至日戚齒幾折賀者畢集兒孫在座某欵欵曰去冬吾欲勸兒應武試者予私謂兒苟有志何至習武遍觀有庠生半皆毀檢即有頂帶有何榮耀且白沙在泥與之皆黑矣今得俊倖竊喜前言非謬時方彥臣在旁曰君言然誠然不爲令兒地乎某但懸同瘋癲遽聲曰阿哥得罪

提督屬對

戊辰年提督駐都修葺世英堂武廟恭譔楹語曰忠義勇謀志高蓋天下英名一世成爲萬古傑又演戲作對文官百姓喜的是風調雨順武將兵丁索的是國泰民安質於學淺爲公萬重

拂其意借贊之中嘗某請再斟酌皂怒曰吾已就正文宗而汝嫌玷疵耶某口張不能噤遂以金作字丹漆煥然頒曰校射槳亭名臥虎亭又作聯曰文武繼恒國家事屬對未得環顧左右有侍卒跪對開弓射箭樂太平一大喜稱工亦倩人書之今皆儼然懸挂

風鑑

有風鑑者來珠溪陰與居停約來相者默遐消息談遂奇中一道士候主人他出盛服而往置銀曰中則贈否則譏斥無怪道士固儀容沛艾相之曰富曰貴曰壽稱譽不絕適主人歸微示以意而戔戔餉益工謂現爲孝廉幾年成進士幾年擁旄節贊綸扉主人周章於後旁觀皆笑談畢乃高聲曰師太我之極口稱揚者不過欲得此一錠耳卽納銀於袖

張子白

張子白設帳于山周氏課徒暇專事佔畢或通旨無寐兩隣俱作東極阜落國人靳謂周君家自請張先生防夜之犬可以不畜

倪蔡相謔

倪子木嘗謂蔡補亭曰朱子何以注蔡大龜也蔡曰亦猶注倪爲小兒也

應試

予同友八人應試過滸關土人疑爲梨園子弟問何處演戲僕答曰南京貢院中一友曰予等本皆傀儡未知何人能做一場好戲耳

裂指

曩在雉廬場遇一客與甚豪自謂能五木訣一擲百萬晝夜無倦色人見其將指中斷宛如刀切詢之曰昔年戒賭時所烈也聞之失笑

梅影夫人

孤山林和靖祠塑女像爲偶題曰梅影夫人或戲之曰何不兼塑仙鶴郎君兩般秋雨庵隨筆下同

不白之冤

陳句山先生年逾耳順鬚尚全黑裘文達戲之曰若以年而論公鬚可謂抱不白之冤矣

伯夷叔齊

張船山太守在登州試士以伯夷叔齊命題有作每字二比者先生題俳語其上云孤竹君哭聲悲叫一聲我的兒子呵我只

道你在首陽山下做了餓殺鬼誰知你被一個混帳東西做成一味吃不得的大碟八塊可爲噴飯

乙亥　新娘八字

明王完虛中丞初仕鄒平令與章邱接境偶見章邱令問公年答云乙亥回問之亦云乙亥公笑曰某是鄒平一害兄便是章邱一害又有賀新婚回者人問新人容貌如何曰未言其貌先言其命辛酉戊辰乙巳癸丑也蓋皆取諧聲爲戲

偷兒行樂

有詠梅花句云三尺短牆微有月一灣流水寂無人一輕薄子見而笑曰此一幅絕妙偷兒行樂圖也

師也過

金棕亭教授揚州凡名士投見無不文酒流連飲饌極豐或有

誚其過侈類謎商不似廣文首稿者或曰師也過商也不及坐客爲之哄堂

洪稚存詩

洪稚存詩才奇險好作驚人句有人仿其體云黃狗隨風飛上天白狗一去三千年

篆客

有篆客生子肥碩或嘲之曰羊毫兎毫加功選料此家用貨非比寶門市者又篆客生子酷肖其貌一人熟視之曰原板初印神氣一絲不走其非翻板贗本可知均本地風光也

張獻忠文　篆太尉寫眞

宋篆太尉令匠寫眞既成怒曰我前畫大蟲猶用金箔眼我便消不得一副金眼睛見江幾隣雜說張獻忠尊梓潼帝君爲始

祖命翰林作册文皆不稱意乃自作云你姓張咱姓張咱與你蓮了宗罷見綏寇紀略武人口吻可笑如此

嘲王伯穀

王伯穀有句云山上杜鵑花作鳥墓前翁仲石爲人客傚其體嘲之曰身上楊梅瘡作果眼中羅𥇍翳爲花蓋王時患惡瘡而一目又微障云

村學堂詩

海昌郭臣堯曾爲捧腹集有村學詩云一陣烏雅噪晚風諸徒齊逞好喉嚨趙錢孫李周吳鄭天地元黃宇宙洪千字文完翻鑑略百家姓畢理神童說中有個超羣者一日三行讀大中末句尤趣甚

大老二老　吁嗟闊兮

有兄弟二人孿生其友往往誤認一日遇其兄遽呼之曰二老知之者曰渠大老也其人曰總是一般的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又有一家舉殯窮極侈靡有述之者曰喪事從未有如是之闊者坐中一人曰此所謂吁嗟闊兮不我活兮是皆以經語爲詼諧也雖足資劇然亦是侮聖人之言

集對

某太守清苑人曾令涇縣頗貪酷一日晨起見廳事貼一對云彼哉彼哉北方之學者何足算也戒之戒之南人有言曰其無後乎

盜

天啓朝魏璫生祠徧天下山東巡按李精白覥詞云堯天巍蕩帝德難名巍字山移下書懼壓上公之首也此等諂媚眞是想

空心血者

俳語

朱二泉孝廉仁和人性蘊藉而善諧謔一夕京邸小飲座皆杭人以笑話爲令時二泉樹竿曝衣而插於木礎衣重風緊屢屢吹倒一人曰須用石礎方可不動一人曰石不動乎何以染坊元寶石吾見其自朝動至夕也曰彼自有人脚踏故耳曰城隍山紫陽山每日千萬人脚踏何以又不見其動也曰彼乃大而實心故雖動耳曰然則城河橋梁皆小而空心者何亦日踏而不見其動也按此俳語亦有所本見艾子雜記

家醫

代巾幗寫家書虐政也余幼時曾爲一親串寫寄夫書口授云孩兒們俱利脈（猶言伶俐也）新買小丫頭倒是個活脚蟹兒作事且

是溜煞猾吉快惟扉工某人係原來頭週身僵爬兒風余曰可改竄乎曰依我寫遂連篇別字信手塗抹與之此與軒渠錄所載極相似

河豚贋本

米元章好募易他人字畫楊次翁守丹陽元章過郡楊作羹以飯之曰今月爲君作河豚元章遂疑而不食次翁笑曰其實他魚公可無疑此贋本耳其詼諧特妙

活孟子

明陳白沙以學爲粵倡其學一宗濂洛姜進士麟者始見白沙曰吾閱他人多矣如陳先生者耳目口鼻人也所以視聽言動非人也入閩之輒曰活孟子活孟子云

不能詩

唐張道古名睍博學善古文讀書萬卷而不好爲詩嘗在張楚夢座上分早忽雨衆賓詠之道古最後成曰亢陽今已久喜雨自雲傾一點不斜去極多時下成此眞不能詩者矣事見北夢瑣耳目記

富翁語

吾鄉有富翁喜作刻薄語嘗曰錢財吾使役也百工技藝吾子孫也官吏縉紳亦吾子孫也人有詰之者翁曰吾以錢財役使諸子孫有不順命者乎語雖刻薄而切中人情（履園叢話下同）

闢玻樓　明遠堂

太倉東門有王某以皮工起家至巨富構一樓求吳梅邨榜額題曰闢玻樓或詢以出典梅邨曰乃道其實蓋東門王皮也聞者大笑又蔣心餘題一醫者之堂曰明遠堂人問其典曰予不

聞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尤妙

南風五兩輕

國初某監綮戀一優孩枕者五六夕賞以五金其人不悅聞者曰此王右丞詩已說其難矣問何詩曰照說南風五兩輕

歇後詩

吳中某秀才在學幕中忽折其臂痛苦萬狀作歇後詩云拋却刑于寡妻來看未喪斯文止因四海困窮博得七年之病既折援之以手全昏請問其目且過子游子夏棄甲曳兵而走多以虛字押韻匪夷所思

牛姓

紀文達善諧謔有天津牛太守爲子娶婦紀與中表送喜聯云繡閣團圓同望月香閨靜好對彈琴初尙不覺也旣而來賀指

之曰我用尊府典故何如

小字

崇明張南溪身長八尺同時有王鍼夫沈芷生俱短小三人莫逆往來相隨每玉峰試行道上王在前張在中沈在後諸少年目爲小字癸卯沈中解元以去則又目爲卜字後鍼夫召試賜舉人遂成丨字矣今諸生尙以此爲笑談

罵學官

松江張公星爲諸生嗜酒而狂嘗夏日浴於泮池門斗禁之不聽兩學師出呵之張以汙泥浮藻覆面赤身立水中兩手擘水拒之學師怒令作此亦妄人也已矣題文張援筆立就後二比出股云此其人不可以教諭者也對比云此其人不可以訓導者也此亦妄人也已矣兩學師愈怒然覓愛其才仍釋之

夾帶枷號

乾隆某科會試有舉人甚富以夾帶枷號有同年友嘲之曰餓富矣又何加焉

賣鹽官

海豐張橒莅都轉一日呼騶出署有老婦攔輿訴夫置別室者公笑遣之曰我是賣鹽官不管人家吃醋事

金腿詩

友人陳斗泉打油詩云金腿蒙君賜舉家大笑歡柴燒三擔盡水至一缸乾肉似枯荷葉皮同破馬鞍牙關三十六個個不平安眞所謂鍊字鍊句音節鏗鏘者也

店聯

唯州一帶有酒店聯云入座三杯醉者也出門一拱歪之乎夏

鎮人家門聯皆書五湖天馬將四海地龍軍十字武昌城隍廟大匾書不其然而四字濟南有酒店曰者者居詢所指則近者悅遠者來也皆可笑

下第詩

唐青臣下第詩不第遠歸來妻子色不喜黃犬恰有情當門臥搖尾讀之令人失笑（隨園詩話下同）

山谷詩

余不喜黃山谷詩而古人所見有同者王弇州曰以山谷詩爲瘦硬有類蠶夫腳根慇偕藜杖余嘗比山谷詩如果中之百合蔬中之刀豆畢竟少味

仿詩經

今人附會聖經極力贊嘆壹籛齋戲仿詩經云點點蠟燭薄言

點之點點蠟燭薄言煎之注云煎煎煎去其煤也閱者絕倒

七事詩

湖南張少廷尉璨權奇自喜嘗戲題云書畫琴棋詩酒花當年件件不離他而今七事都更變柴米油鹽醬醋茶殊解頤也

書書書

税關書吏巡査如捕役緝賊虎視眈眈但一見書便索然姚雲上作七古篇四句云劬勞王事前旌一臨卬峨星夜關山踰笄束牛腰橐負載關吏疾呼書書書殆觸來之筆

荆公句

王荆公最得意句靑山捫虱坐黃鳥挾書眠余以爲上句是乞兒向陽下句是村童逃學

方人

秦紫峰與客觀方竹客曰世有方竹無方人紫峯曰有曰何人曰子貢問何以知之曰論語云子貢方人

春色

廣東珠娘無一可者余偶與龍文弟上其船意致索然問何姓名龍文笑曰皆名春色余問何以有此美名曰春色惱人眠不得

學聖人

有學究言人能行論語一句便是聖人有紈袴子笑曰我已力行三句恐未是聖人問之乃食不厭精膾不厭細狐貉之厚以居也

村學詩

或戲村學究云漆黑茅柴屋半間猪窩牛圈浴鍋連牧童八九

縱橫坐天地元黃喊一年末句趣極

對聯

對聯有解頤者廣東海珠寺塑金剛與彌勒同坐聯云莫怪和尙們這般大樣請看護法者豈是小人江西某題登濟院云看諸君腦滿腸肥此日共餐常住飯想一樣鐘鳴鼎食前生都是宰官身

畫臥　三乳

解李瀛善畫有人聘往寫眞而主人久臥不出解戲改蘇詩贈云無事此靜臥臥起日將午若活七十年只算三十五又山陰人有三乳者金上淸進士調之云胸羅星宿素襟披下字成文亦大奇四乳會聞男則百君應七十五男兒

小像

彭湘南嘗畫小像室中一叟獨坐有偷兒持斧穴洞而窺名曰竊比於我老彭圖見者大笑

嘲時文道情

吳江徐靈胎有道情刺時文云讀書人最不濟爛時文爛如泥國家本為求才計誰知道變做了欺人技三句承題兩句破題擺尾搖頭便道是聖門高弟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漢祖唐宗是那一朝皇帝案頭放高頭講章店裏買新科利器讀得來肩背高低口角噓唏甘蔗渣兒嚼了又嚼有何滋味孤負光陰白日昏迷就教他騙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氣

用史詒

人家作醬甕頭必書姜太公在此五字余嘗疑之孫文和秀才笑曰君豈不知太公不能將兵而善將將乎又過張息侯家見

其奴攜燈籠上題賴有此耳四字兩用史語令人莞然

得詩題

尹氏昆季皆能詩一日文端退朝召兩峯曰奉命和春雨詩汝可擬稿來明早帶去黎明公將朝諸公子侍公忽向兩峯拱手曰汝詩大好回顧婢曰速煨我吃的蓮子與三哥兒吃兩峯大喜四公子樹齋笑曰我今日又得一詩題矣諸公子問何題曰見人吃蓮子有感

雙白菜

康熙間汪東山繹精星學嘗自題燈籠曰候中狀元某後果大魁天下在京師時與方靈臯湯西厓將南沙齊名三人皆疏放方獨汪謹時相牴牾堂上挂沈石田芭蕉一幅所狎二美伶來錯呼白菜人因以雙白菜呼之方大加規勸先生厭之乃署其

門曰候中狀元汪鼇鑒鼻免賜光庶幾南蔣或者西湯晦明風雨時來往又何妨雙雙白菜終日到書堂

椒椒

桐城張映沙若濂倜儻負氣曾作熱河巡檢以杖太監特擢河北同知者性雖剛正而喜詼諧桐城俗呼叔爲椒椒其族弟曾敵編修鄉試分房有叔某爲大興縣丞遵例迎送榜後門生有獻狐裘二襲者映沙賦詩嘲之云 恩旨分房第一遭馬前迎送有椒椒鹿鳴宴罷懷銀器虎榜人來捧紙包白髮門生雙膝屈鬍髭文字七篇高莫言分校無他樂夫婦同時著二毛

眼鏡詩

有人詠眼鏡云長繩雙耳繫橫橋一鼻跨或云終日耳邊拉短縧何時鼻上御長枷均可笑

題圖

諸七襄檢討性迂傲有人求題圖開卷見齊大風侍郎周蘭坡學士先題矣心有所忮大書曰齊大非我耦周衰已有髭兩人都已寫何必我題詩

詩太甜　打油

雅謔自佳或以詩示仲小海仲曰詩佳矣可惜太甜其人問故曰有唐氣安得不甜蔡芷衫好自稱蔡子以詩示汪用敷汪曰打油詩也蔡怒曰此文選正體何名打油汪曰蔡子不打油何物打油

討蚊檄

有童子作討蚊檄云成羣結隊渾身流賊之形鼓翅高吟滿眼時文之鬼蓋惜其師之督責時文故也語雖惡恰有風趣

見上司

一舉人截取山東某令初謁上司猝無酬對忽問曰大人尊姓上官甚駭强應曰姓某令俯首久之曰大人之姓乃百家姓所無上官愈駭曰我係旗下貴縣未之知耶令復起立曰大人在何旗曰正紅旗耳曰正黃旗甚佳大人何不在正黃旗上官怫然怒問貴縣係何省人曰廣西上官曰廣東甚佳貴縣何不在廣東令愕然趨出翼日即勒歸改教到任僅一月耳涼棚夜話下

同

相傳有署中謁上官者揮扇不輟上官惡之因曰天氣熱可寬衣旣去外褂仍復揮扇上官曰何妨再脫固辭不獲遂去袍子而猶揮扇也上官復曰可更脫褂子堅辭不敢上官令侍者代爲緩扣又談有頃而出人見之咸駭笑則緯帽固猶

在頭上也姑晤上官蓋有意苦之耳此尤可笑 附記

詈僕詩

雙溪漁隱作俚語四律詈僕云今年命運合嘗災擡着臁臏惡殺才指控茶甌添黑渀手翻豆腐印爛煤遮臀草布常遮飯抹盌廝巾又抹枱更有一般可笑處擱爐常帶滿頭灰鈍僕由來懶性多人家那得懶如他隔旬油碗常留竈過午殘糜尚在鍋板蓋生塵從未拭廚刀上鏽不曾磨近來學得痴呆計呵罵由伊更奈何面皮黃腫氣昏騰撲擦鍋煤傚竈君坐起鼾齁聞鼻息行來蹣禿襪鞋根嘵時菜汁連盤咂餓極鍋巴滿口吞料得陽間難着汝陰司 待汝去行瘟看渠惡狀幾多般待我描摹使汝黠貪饞吃肉偏減刻走跳遲鈍又閒談烘爐半夜燒穿榻送酒中途打破罎若到年終算工價扣賠定要十除三

巧對

紀文達公善屬對信手拈來出口成趣一日陸耳山學士云適飲馬四眼井四眼井以何爲對公曰卽以閣下對可乎兩人大笑或請公曰京師招牌如祖傳狗皮膏藥製烏鬚藥去風柳木牙杖滴露梅花頭油學經蒙任附店草帖俱全秋爽來學冬季誦經揭裱唐宋元明古今名人書畫發賣川廣雲貴生熟道地藥材凡此者旣聞命矣若書坊之老二酉以何爲對公曰汝進正陽門羅城時試於布傘上觀之絕其處乃賣卜者書大六壬三字也蝶階外史

狄希陳

狄希陳幼時不會讀書而尋一位孬先生亘古以來奇怪頭皮之事都是他幹將出來一日夏天先生白日睡個晌覺約摸先

生睡濃的時候他把那染指甲鳳仙花敲了一塊加些白礬恐冷的驚醒了先生却在日色裏晒濕了輕輕的放在先生鼻尖上又慢慢按的結實先生睡起一覺來那花已蒸得乾燥吊在一邊先生曉也不曉得只是染得一个血紅的鼻子先生照鏡見好好的把鼻子虀了悶悶不快那曉得是他弄的神通茅坑邊一根樹橛先生每日扳了那樹橛在坑上橛了屁股解手他看在肚裏一日起了个早拿刀把樹橛根上周圍削細仍舊把土遮了先生吃過飯又上坑解手三不知把那樹橛一扳腦栽葱跌的四馬攢蹄仰在坑內掙不起來小學生又沒本事拉他只得家去叫了兩个覓漢不顧齷齪拉起來脫去衣服借了狄員外上下衣身換上把糞浸的衣裳足足泡洗了三日這臭氣那裏洗得凈狄員外再三賠禮只好將那一身衣裳賠了先生

一日先生有朋友來同着出去狄希陳爬在院子裏槐樹上頭耍先生忽然走了回來熱得通身出汗解了衣服掇椅子放在樹下乘凉他見先生坐在此不敢走下尿急了從樹上呼呼的溺下來先生伸了頭正在打盹可可的灌了先生一口先生喚下來打了一頓一日放了晚學走到山溪裏洗澡看見先生來了他把河裏的泥帶頭帶腦抹了徧身先生乍見吃了一驚細看方知是他問說你洗澡便了却爲何滿身塗了泥他說我若不塗了臉面恐水裏鑽出龜鼈來要認得我哩先生又是可惱又可笑一日見先生坐在那裏看書他不好睡覺粧了解手走到茅厠裏閂了門在門底下鋪了頁布褥子在那裏夢見周公先生肚子痛欲解手走到門邊知是閂的只道有學生解手走了回來肚中漸漸痛得緊又走了去厠門仍不開又等了一大會

查問何人在內單不見狄希陳先生愈痛愈急叫那門樊噲也撞不進去人說先生若出恭你快開門他說哄我開了門好教先生打我先生說你快開了門我不打你他說果真不打我先生你發个誓我才開門先生又不肯說誓閙不容髮之際先生一脬大屎盡撒在褲襠之內極得先生跺了跺腳自己咒罵道教這樣書的人比忘八還是不如同窗口號曰孔門三千徒弟誰如狄姓希陳染鼻溺尿創椒專一侮弄先生狄希陳年紀大了越發機械變詐無所不爲做秀才時同學官到五里鋪上迎接宗師在一個大寺等候他悄地把學官的馬一蹬一蹬的牽到那極高的一座鐘樓上宗師將近教官要乘馬前迎再尋不見馬門斗到鐘樓上那馬正站在那裏誰知那馬上樓易下樓難直費事雇了許多人把馬捆了腳方抬得下來馬被捆麻木

不能即時行動宗師已近教官只得步行了數里查不出察馬的人也只罷了又一日往學裏去撞見一人拿了一籃雞蛋賣他叫住了商定了價錢要把雞蛋兒一淸數叫賣蛋的把兩隻臂抄一個圈安在馬臺石上他自己把雞蛋一五一十數在那圈內既數完了他說我去取籃來盛就與你錢却從東邊學門進西邊櫺星門出一直回家去了哄得賣蛋的蹲在那裏坐又坐不下起又起不得手又不敢開孩子們你拿一個飛跑我拿一個飛跑漸漸得教化子都來搶奪直待一好人走來替他拾在籃裏方始了事城內有座大高橋一個老人挑一挑糞要過橋來他一把拉住說你有年紀了怎過得去你扯出担子來我與你逐頭抬過去那人道相公眞個好心但我是慣的不勞相公垂念他說我不遇見就罷了旣遇見了心上不忍若不遂我

心願我覺也睡不着的老者安之我與你抬一抬何妨不由那人不肯替他抬過一篋他却說道你略等一等我做點小事便來一溜而去哄得那人久候不至兩篋糞一在橋南一在橋北這樣臭貨又沒別人肯抬只得來回七八里叫了他婆子來抬過那一篋方纔挑了回家醒世因緣傳

嘲射鵠

多九公道向在海外曾吃一箇大米寬三寸長一尺過後精神陡長一年不食後聞宣帝時背陰國來獻清腸稻每食一粒終年不飯才知其名林之洋道怪不得今人射鵠每每所發的箭離鵠還有一二尺遠他却大爲可惜只說差一粒米俺今才知道他說差得一米却是煮熟的清腸稻唐敖笑道煮熟二字未免過刻鏡花緣下同

公冶弟兄

有行酒令而坐客忽作土音者或說笑話曰有公冶短者去見長官長官道公冶長能通鳥語你何所能對以能通獸語適有犬吠之聲長官道你既能通獸語可知此犬說甚麽公冶短聽之良久皺眉道這狗滿嘴土音教我怎懂或又代人說笑話曰有公冶矮見長官長官問所長卽公冶短之弟也亦通獸語正在談論適值驢鳴長官問何說公冶矮道他說他不會說笑話合坐大笑又疵之說則曰有公冶矬者也通獸語這日正向人賣弄其技忽聽猫叫人問他說甚麽公冶矬道他在那裏教人說笑話哩

害眼睛

一官初到任上堂審事原被告各執一理官因說道你們的話

本縣都不明白今先據原告的話打被告二十板子那被告的話也還有理再把原告亦打二十板子這件事就可結案了官正欲退堂那書吏皂役都上來告假官問爲甚麽事都回道告假回去醫眼睛官哼了一聲道我看你們兩個眼睛都好好的怎說害眼睛那書吏皂役稟道老爺的眼睛看衆小的是明明白白的小的們眼睛看着老爺却是糊裏糊塗的補紅樓夢

封翁

吳俗田房交易作中者曰螞蟻有賈某業此卅餘年家小康買邃下婢生子以八字乞某孝廉昇之某故善諛謂曰令郎英造必大貴汝他日當作封翁賈信之督課甚力而兒性憨年十八惟大學三頁粗能成誦人或問令郎讀左傳否賈曰今讀右傳矣詰曰聽其誦右傳首章右傳二章故也後值賈八十生辰衆

客稱觥某孝廉亦在坐賈疑其言之不驗復理前說某曰君頭銜已貴何必倚佳兒博封誥謎賈問云何某曰中人科中人升寶田司主事外擢合同府知府例封文契[illegible]晉封草議大夫衆客鬨堂大笑賈始晤其戲而封翁之想乃絕諧謔

騙帽

蘇州通貴橋邱姓言郡中富室兒頭戴一珠帽值數百金乳媼携立廳事一人盛服昂然直入謂兒曰叫聲公公乳媼亦曰阿官叫聲公公其人曰不叫公公公要取汝帽兒遂戲揭其帽執手中曰不叫公公公取帽兒去矣以其帽置懷中緩步下階曰真個取帽兒去矣遂自庭中昂然竟出復回身立於門外曰不叫公公公取帽兒去不轉來矣乳媼又謂兒曰阿官叫聲公公公公好還汝帽兒意謂戚黨長者與兒戲也候公不復入出視之杳然

矣（吹影編）

糟督

許秋崖先生由粵西撫改漕督道經長沙例用儀仗善化承値者於銜牌上誤漕爲糟先生行後寄詩云平生不作醉鄉侯況復星軺過置郵豈有尚書兼麯部漫勞明府續糟邱讀書字要分魚豕過客風原似馬牛聞說新銜已遷轉武岡可是五釭州蓋善化令某已擢武岡刺史故末句及之（春宵囈語）

楊雄石秀

與山有獄久未結大府提至省委阿郡伯冷司馬會鞫仍以原辭上大府委員復訊乃盡翻前獻以仇殺報阿冷二君被議褫職時有楊逢聖者性剛直寓與石赤霞最近兩人交最深囊以楊雄石秀目之每逢二人偕坐必問以巧雲安在楊聞阿冷被

斥氣憤大言曰何物委員坑人至此即吟云安得上方斬馬劍語未畢一友應聲曰琴屏山上殺迦兒闔坐大笑

一錢不還

劉鶴若任江夏頗有廉名而私貨多不能償一日奉檄鞫孝感訟案有素封者持多金餽懋若卻之而結案頗速其人感無以報以一錢不選額懸之大堂蓋取劉氏故事以頌也越一夕額上選字忽易爲還字遂成一錢不還矣知爲索遺者所譏弄不意守錢奴解作此韻事

郡伯詩

田輔廷郡伯與張梧岡言及昔時部中同事在竹林寺談道者今一爲兩浙運使一爲衡永觀察一爲某省方伯而我猶守此郡不勝今昔之感因吟曰竹林談道幾多時運道藩台我府知

括內曰忽將二字倒用自係因韻而起但嫌不甚現成請以成語足之善惡到頭終有報只差來早與來遲問者傾倒

江陵縣詩

江陵有匿名揭帖案星使按臨查辦王右閒時署縣事應接紛紜日不暇給竟置催科於不問賦詩云鍋有千般醫惟令醫得兒大差方袞袞巨案後洶洶糧櫃何時啓漕倉盡日封徵員何所戀革職也稀鬆

王姓詩

劉觀亭言及寅好中王姓最多有新舊二詩可證舊詩曰三槐舊族實堪誇聽我從頭說幾家小二沿門敲鼓板老八(叶平)到處送琵琶已無道士能降怪剩有虔婆慣賣茶地下若逢韓擒虎豈宜重尚後庭花新詩曰天下三橫總一家不妨東扯與西拉

祥符縣舊爲明府辛卯科會中探花三叔信來平緬甸大兄書至任湖嘉有朝走上靈官殿五百年前老阿爹其所云必有所指惜未詳其事

屠子

有鼓刀起家者其子習舉子業就正於某太史太史評其文曰有骨力有觔兩置之案頭咀嚼不厭其人大喜徧示鄉人有直告者反怒而斥之此太史可謂惡作劇矣

馬桶詞

偶偕數友會鞫訟案座中有欲大解者或詢唐湘亭曰貴鄉無論男女皆用眉公馬桶而婦女所用尤精習俗使然耶曰然若未聞黃鶯兒詞乎蘇題之詞云命漆鐵箍腰貼香臀坐阿嬌渾如仰放中軍帽紅蠟燭小巢琴[illegible][illegible]細毛[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淋鈴調滌

辛騷夕陽影裏疏竹響蕭蕭闔堂大噱復欲大解者亦遂止

按相傳末句或注云蕭蕭馬鳴也蓋吳人謂滌馬桶曰蕭實巧合耳

候補縣知縣

方竹濃謁方伯適素識方伯笑向曰頃見一稟牘官銜自稱候補縣知縣未知何府所轄時一候補知府在坐應聲云當是卑府屬下方伯爲之解頤

漢朝腦袋

竹濃又云一友臉奇黑痘瘢多如錢大眼淚終朝不止而聲頗清越談鋒甚利嘗自詡云我聲音嘹亮口才敏捷晉人清談當不過是另一友曰足下聲音果亮固是晉人清談足下面孔欽崎歷落滿裹包漿非漢朝腦袋耶聞者絕倒

大大人

一縣尉爲江南顯宦胞兄每向人曰我在江南署中人皆以大大人呼我君輩休小覷也方暢敍曰足下本身有一絕對知之乎其人聞之暢敍曰吾輩見大府則稱卑職足下見我輩又稱卑職足下非湖北卑卑職江南大大人乎

下回不敢來了

一名進士奉部檄來楚晉謁方伯默無一言瀕辭出方伯送至堂皇下大衆前行忽獨留後方伯疑其別有所陳詢之無以答讓之行則又却回讓之行鞠躬云大人如此謙恭下回不敢來了

忘八蛋人

某明府口才俱給郡守某亦傲睨一切與某機鋒相對兩不相

下一日某為郡守所覩揄嬉笑怒罵正不能堪而郡守方揚揚得意顧某曰知公善謔何不縱談以博一粲某佯稱不敢郡守促之某曰有一鄉老思作狹邪遊詢知有大開門半開門之別遂入城見一家扉半掩遂排闥入據坐解腰纏呼鑰樹子出見主者怒罵之欲飽以老拳乃駭而奔其人究茫然未明何故問人曰適因罵我的是忘八否

糧道觀風

周介夫云各衛所為糧道屬員道署有公事必懸牌曉示衛弁探差者即走告本官得以先期預備一糧道新任懸牌觀風題為視其所以一章探差者告衛弁云新創三衛所後面話尤非吉語已另補新官矣各衛弁大驚問新官何姓所示何話探差曰一為視其所以老爺一為觀其所由老爺一為察其所安老

爺後話則爲人馬瘦哉人〻瘦哉介夫之詞未畢同人大笑至有脫頷頦而捧面者

荷校聯額

一生員爲人代倩事發荷校百計求脫不能得因仿健於刀筆者苦祈之其人曰此當以風雅動之於枷上書額曰瓊林獨席又書聯曰坐破寒氈從此漸入佳境（與架頸同音）磨穿鐵硯而今才得出頭學使見之笑予省釋

通家浜

某生絕穎悟嘗與同人閒步見裝潢店貼對聯數書通家浜三字某問何典友曰源頭我未攷大約不出五經內昔陳靈公淫於夏徵舒之母朝夕往夏氏之邑故詩曰陳常於時夏無此疆而界疆界都無非通之謂與陳常於夏非通家浜之謂與某曰

君論明白曉暢遂深服之旣而就館於楊安浜暇日出遊遇前友各道闊悰因詢近況某曰近在通家浜課徒友曰改日造訪一揖而別越日友於城內外徧訪通家浜無有知其地者友亦置之後兩人又遇友曰君所云通家浜果有其地乎何無一人知之某曰僕館楊安浜以二字不雅故隨改之友曰楊安二字何以不雅某訝之曰自君言之而遂忘之耶天寶宮中故事耳友爲之狂笑夜航船下同

脫綳

京師王阿翁予極勢利寓某胡同時有兩姪來候一秀才一童生王留秀才飯聽童生自去好事者以時文譏之云惜也王二僅得爲秀才也假令其上而爲舉人爲進士爲翰林王阿翁予方將擬臀捧屁之不暇而留止於留飯幸也王三猶得爲童生

也假令其下而爲皂隸爲奴僕爲乞丐王阿鬍子且將揮拳勸譬之不暇而甯止於不留飯此話舊矣人曰此爲脫俗謂蔣心餘空谷香樂府江都令嵇學蓮舟次錢唐得詩二句云袖中吳郡新詩本襟上杭州舊酒痕某生素滑稽近鄰富翁從羊毛場遷由斯弃由斯俗作牛屎生贈詩二句云袖中牛屎新詩本襟上羊毛舊酒痕予曰此可謂脫雅調

顧騎龍

余叔家閽人顧騎龍狀極醜而性醇雅耽書籍斷簡殘編珍如拱璧幷喜作詩信口脫出綽有情致記其販瓜到我家來嚮子以賣瓜爲題試之應聲曰郎君端的買西瓜儂賣西瓜價不差包拍大紅兼蜜綠竹爐無用再煎茶十餘歘之騎龍尋述其近作云誰人獨宿千千萬才子孤眠萬萬千老天若肯行方便兩

處牽來一處眠余爲大笑

阿連

凌某歸安諸生其父業估有僮阿連略識之無油嘴滑舌主人每寬縱之值生秋試後錄文質諸名宿皆大贊必售奬語累牘生喜不自勝而阿連在旁揶揄不止且謂乃翁曰官人必不中翁詰故曰名宿所決必不謬翁問生則文中並無訾議也亦置之後竟康了翁乃呼問之阿連曰名宿所評必不謬爹不見其跋語乎翁取閱仍不解阿連指跋中脫去町畦四字曰脫去釘鞋豈有鞵屐無鞵鞵不中也名宿決之良不謬杭人傳爲話柄

杜康廟

諸酒人議立杜康廟飲土日掘地得碑時諸人已入醉鄉見有同大姐字樣遂添設後寢居然爲杜夫人矣落成後請縣令祜

香令至後寢見碑大駭曰此周太祖碑也亟移廟外夜夢一袞冕者來謝令詢之曰我是前朝周太祖猶配杜康爲夫婦若非縣令親識破嫁著酒鬼一世苦悶者絕倒皆大歡喜下同

盲詞

相傳一秀才喜看盲詞屆歲考題係子曰赤之適齊也至與之粟九百辭生援筆立就文曰聖人當下開聲說你今在此聽分明公西此日山東去乘肥馬翩翩好送行自古道雪中送炭爲君子錦上添花是小人豪華公子休題起且表爲官受祿身爲官非是別一個堂堂縣令姓原人得了俸米九百石堅辭不要半毫分案出置劣等

又見廣新聞紙載七人無以爲寶題文有舅犯出班啓奏曰云云與此同一機杼均可發粲

小青

拆情字爲小青本無其人其傳及詩虞山譚生所作流傳日久演爲傳奇至有以孤山訪小青墓爲詩題者眞與落鳳坡弔龐士元同一可笑

雅片癮

作勞人年老病多遇節氣使發世謂身上有一本大淸時憲書服雅片人日久癮深差時刻不得余謂身上有一座西洋自鳴鐘

聘齊圖

晉郤克眇魯季孫行父禿曹公子首僂衞孫良夫跛聘齊之役適然相値謂四人不幸而俱聘於齊又不幸而有齊君與其母之無禮使眇者御眇禿者御禿僂者御僂跛者御跛令百世下

猶爲失笑然無此則四人不倖又不幸中之幸惜時無好事者繪作一圖也

一毛不拔

鍾呂二仙飲於肆每遇一人雅相親熱入坐共飲鍾疑爲呂之友呂疑爲鍾之友其實皆非也二仙具知之一日復飲於肆其人又來益加熱慾鍾欲難之因出一令曰口耳王聖人飲酒亦何妨壺中有酒盤無菜言至此卽向納腸背上拔出利劍自剮臂肉一塊置於席間曰借汝青鋒割一方次至呂仙接令曰臣又貝賢人飲酒亦何碍壺中有酒盤無菜言至此亦拔劍剮臂肉置席上曰自把青鋒割一塊次及其人其人苦思良久因曰禾火心愁人說與聖賢聽壺中有酒盤無菜言至此向眉間拔數莖置之席曰拔把眉毛當點心二仙不允曰我輩俱是剮肉

相待足下何僅以眉毛了事其人曰小弟苟非二位大仙面上一毛尚且不拔今蘇州有絹人黨者類皆衣服鮮明風流自賞遇一面交亦殷勤倍至誘爲浪游以沾餘潤若聾則守定一毛不拔之戒落得一生花底活耳或戲問之曰願聞子之志曰帶肥馬衣輕裘與朋友關費之而無算

匾額

有富戶新起大宅央人題額堂曰嘉客軒曰景得齋曰尚和其子已延師授讀父令誦之子皆倒讀曰堂客嘉軒得景齋和尚其父因惡而易之

名實不符

名不副實聖人有觚哉之歎余浮沉鄉里街談巷語熟聞於耳核諸名實輒不相符摘數條以見一斑俗兒坐地卷帙全無輒

曰書房醫士堂中齋丹爲有動稱藥室類唐晚封赴州郡之試必號童生舜約婚年到奴隸之儔每訝老僕爭呼馬面恰是猶頭通號象牙原來頭骨浩然巾戴與人頭上羅漢裙束浪子腰間天然儿刻意雕花自斟壺殷勤勸客公然束帶貓設鸞鈎現存插花尚云釋洗武士被雀衣而射鵲佳人裹馬甲以調鸚女清客定曰官人小尾姑必稱師太稱名脈理呼作郎中大有資財尊之員外開叢林於市上目以山門懸方牖於壁間指爲月洞思之眞堪失笑矣

可笑事　怪事

醜婦豔妝豪奴倚勢老和尚爭襯錢小道士作法畢酸秀才入數局大彩討錢官場大老懸貸償員學樣少恩情劇報市儈咬文字潑婦吃心齋怪人說大話田舍翁結鄉宦貧婦做食酷吏講

名人善藹皆可笑可恥後生不讀書而老者讀書胥吏子孫應舉而宦門不習舉業貧者妄用而富者節儉蠶食者羸瘦而肉食者泰然僧道食葷而俗人茹素眞咄咄怪事

葷詩

松陽縣詩人程渠南滑稽之士也與僧同食葷僧曰聞公素有詩名請賦此渠南應聲曰頭子光光腳有丁祇宜豆腐與菠菱釋伽見了呵呵笑煮殺許多行腳僧二人大笑而起公餘勝覽下同

買靴

馮道和凝二人同在中書和買靴用錢一千八百馮買靴用錢九百一日和問馮曰公靴新買其值幾何馮舉左足曰九百和性褊急顧吏責曰吾靴何用一千八百馮徐舉右足曰此亦九百其善於周旋人如此

唐時對

唐閻立本精於畫朝野珍之然而輔政全無宰相才時有姜恪者以戰功擢左相人爲之語曰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馳譽丹青

諱

錢良臣子畋讀孟子今之所謂爹爹者古之所謂民賊也非諱之乃賭之矣溺道門客講道德經不敢說可不敢說非常不敢說演六字爲十二字王僧彥父名師古呼硯曰墨池鼓曰皮棚知嶺南郡一官上謁題刺曰永州司戶參軍李墨池皮棚祇候臨淄令石昂謁監軍以監軍諱石畋稱石昂諱之爲害使人不有其名不有其姓并經文俱失其故可笑哉 容齋叢說下同

笑哭

陸士衡有笑疾而唐衛以善哭名使同時相遇中坐參以半面

附半面笑之賈弱之定名說

土語

鄉人飲酒內有三老生入以齒最尊者宜首坐各儘之年其一曰東天日出亮赤赤照見吾鬍牙雪雪白盤古皇帝分天地吾替伊捐曲吳其二曰東天日出亮赤赤照吳吾鬍牙雪雪白王母娘娘採桃三千年幾一隻是吾吃過七八百其三曰東天日出亮赤赤照見吾鬍牙雪雪白吾親見你兩家頭搭雞屎又來罔話騙我老伯伯吳下諺語下同

土音

嘗過毘陵樊孤之聲不絕於道多不知所謂後詢江陰鞏生曰自泰伯居吳以來輿情愛戴一飲一食不敢忘凡爾我稱謂必涉國姓曰你姬家我姬家音字相渾沿襲至今

拙夫

唐拙夫繆學三皆松郡名士一日挾妓共飲妓頗慧唐曰此巧妻也繆曰巧妻常伴拙夫眠亦有出處昔一院妹[illegible]技敏妙賈客過之問其姓曰康字頭呂字脚客曰然則卿乃姓唐也彼妹曰小妾非姓唐拙夫乃姓唐耳舉座大笑

日字令

幼從外父周式堂處[illegible][illegible]首坐者小有才行一令子曰之曰搓搓長乃日頭之日照畢一字搓搓如式者不罰不如式者罰座無一對皆罰之彼自矜歷倒元白矣次令應式堂先生正色曰日頭之日揑揑扁乃子日之曰須照舉一字揑揑如式者不罰不如式者罰闔堂大笑首坐亦在罰中

一身兼作[illegible]

幼時赴郡試與廪保同廪有貢生具贄投保廪勸補苴又索贄禮貢生問尊价何在廪不能荅爲主代答曰某老先是一身兼作僕

筍炒肉

嘗錄東坡詩話一則曰無肉令人瘦無竹令人俗若教不瘦又不俗頓頓還他筍炒肉

賞雪詩

外交用式堂觀撲彈詞一則聞學士夫婦挈女登梅樓賞雪群婢皆賜酒行觴政以黑白分明爲令聞公首唱爲鵲爭梅一段香夫人接句寒窗歸帖十三行小姐避席曰纖纖玉手磨香墨侍婢對云點點楊花落硯屏發二婢出一云佳人美目頻相盼一云對局圍棋打劫忙又一婢云古訴瑤琴新玉軫聞公擊

節獎賞末婢備用拗體一句云洋濤消翻豆腐湯公怒罰跪飲謂是黑白不分耳

老奸巨猾

國初某中堂權勢隆赫有張姓富人與其從孫締爲婚姻百計貪緣將登仕籍因謂其弟曰余與若既爲親家則若兄亦忝在姻末倘得引之一謁拜崇庭多幸弟曰謁見易易慮君言語獲咎耳須口咨教我當默記不忘因授以寒暄拜頌揚數語令復之不謬遂爲先容越日入謁中堂曰壯年猶仕老夫與有榮矣張面赤汗下囁嚅而對曰久仰大人老奸巨猾爲朝野所畏中堂大怒拂袖入從者揮之乃垂頭喪氣而出可笑也 事广雜筆下同

拜義父

會稽梁階平先生壽六旬晨有某翰林令其夫人執贄登堂拜

先生爲義父拜畢出懷中珊瑚念珠雙手棒獻先生面發赤疾趨而出某夫人追至廳事圍繫其頸座上客滿皆大驚失措越日有人題詩於門曰羅從子錦拜乾娘（金[illegible]千中堂妾封淑人某夫人其義女也）今拜乾爹又姓榮熱鬧門閭新戶部凄涼庭院舊中堂爺如有意應憐妾奴豈無顏願爲郎百八念珠親手奉臨風纔陣乳花香

趙古董

西粵撫軍忘其名有直隸趙相爲廣文三十年推升柳州融令年耄矣謁見時撫軍踞胡床命趙坐廡下趙兩手抱椅於臂傴僂而上直至膝前謂撫軍曰某初至此人地生疏未稔何邑最佳能使某飽飫橐以正首邱乎撫軍微笑曰余之職在黜貪惰而進廉能爲屬吏謀財非余所敢知也同僚因以趙古董呼之數月後緣事勸歸

仇十洲

周讓谷先生乾隆庚午以第一名獲雋主試者新建裘文達公時周姓中者十人人問何以中周姓如此之多公笑曰此之謂仇十洲也聞者哄堂耐冷譚

杜荀鴨

酉陽雜俎有富家子杜四郎好爲詩號荀鴨以比杜荀鶴又唐書羅昭威傳目己所爲詩爲偷江東集紹威較雅荀鴨噴飯矣榕堂續錄

三庫大臣

吳退旃尚書體弱畏寒每冬天必著夾褲棉褲皮褲三層京師戲稱爲三庫大臣浪迹叢談下同

御史大

古人避諱有絕可笑者而莫甚於楊行密以與夫同音遂於御史大夫光祿大夫等稱直去夫字尤爲奇創

九錫

近官場中指知縣稱同知知州爲知九錫節相孫寄涵與余數之一爲水晶頂珠二爲白鷳補服三爲朝珠四爲紅纖五爲紅心雨纓六爲紅心拜墊七爲馬前踢胸八爲大夫誥軸而忘其一思索不得或曰尙有宜人誥軸一分可以當之公大笑曰所謂有婦人焉八錫而已

巧對

近年英人之譏或嘲以楹聯云頭上有情彩翠羽胸中無策退紅毛亦巧不可階

賀聯

江南某年五月童試題夫人自稱曰小童有某生初入泮是科鄉試題係君子不以言舉人某生遂聯捷有家賀以聯曰端午以前猶是夫人自稱曰重陽而後居然君子不以言可謂巧湊

傳聞係吾鄉繆心如水部事未知確否

阮園

余嘗問阮雲台師府中之園如何師笑曰我無買園之力即有之亦斷不買揚州仕宦人家無不有園郡人即其姓以名之如張曰張園李曰李園我有園亦必呼爲阮園是誠不可以已乎

歸田瑣記下同

松中堂

松中堂筠爲伊犁將軍置夫人於別院院屋三楹中爲堂西爲夫人臥室東爲佛堂公每日五鼓入禮佛畢坐堂中與夫人啜

茗閒話半時乃出夫人每四更起櫛沐以待之無間寒暑同時有某大人者公事故簡每黎明起即駕騾車傳食於同寅署中亦無間寒暑那繹堂時亦在西域嘗戲語人曰我若死入輪迴必與閻君約或爲男或爲女或墮畜類惟命之從但不願作某大人騾及某將軍夫人耳

廣文聯

汪瑟庵爲江蘇學政例至金陵錄遺才撰聯云三年燈火原期此日飛騰倘或片念偏私有如江水五度秋風曾記昔時辛苦仍是一囊琴劍重到鍾山道光初某廣文送考至省故事廣文送考者例向學使求所屬遺才二名時沈小湖爲學使一概謝絕某戲改前聯云三年辛苦只求兩個遺才倘蒙片念垂恩感深江水百計哀號不管八棚伺候拚着一條老命權死鍾山學

使聞之亦不罪也

續縣令

湖南撫部某初入境有友來迎談次問近有新聞乎猝不及對乃曰近有一對甚工有縣令姓續名立人者人贈聯云尊姓原來貂不足大名倒轉豕而啼撫部一笑而罷及到任竟劾去之實則令乃好官也

十字令

近時有首縣十字令曰紅　圓融　路路通　認識古董　不怕大廚空　圍棋碼吊中中　梨園子弟殷勤奉　衣服齊整言語從容　主恩憲眷滿口常稱頌　坐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又有佐貳十得云一命之榮稱得兩片竹板拖得三十俸銀領得四鄉地保傳得五下嘴巴打得六角文書發得七品堂官

靠得八字衙門開得九品補服借得十分高興不得曲終奏雅亦官箴矣

衙參

州縣衙參情狀可笑有分段編爲戲劇者一日烏合二日蠅聚三日鵲噪四日鵠立(司道站班)五日鵝鶩六日鳧趨七日魚貫八日鷺伏九日蛙坐十日猿獻(謝茶)十一日鴨聽十二日狐疑十三日蟹行十四日鴉飛十五日虎威(各屬輿夫)十六日狼餐十七日牛眠十八日蟻夢眞可入啓顏錄也

清客

都下有清客十字令曰一筆好字(不錯)二等才情(不露)三斤酒量(不吐)四季衣服(不當)五子圍棋(不悔)六齣崑曲(不推)七字歪詩(不遲)八張馬吊(不查)九品頭銜(不選)十分和氣(不俗)其注於

後者則更進一解矣

行令

江南無錫令卜大有善戲謔聞新任宜興方令有口才思窘之與武進令預構一令會公宴舉觴曰兩火為炎此非鹽醬之鹽既非鹽醬之鹽何以添水從淡武進令曰兩日為昌此非娼妓之娼既非娼妓之娼何以開口便唱方令曰我不難遵但恐冒犯卜老先生衆曰但言之乃曰兩土為圭此非烏龜之龜既非烏龜之龜何以添卜成卦衆大笑

宗室

四品宗室中有胸中不甚明白而口才甚佳者或嘲之曰胸中烏黑嘴明白余為代對曰腰際鵝黃頂暗點對仗頗巧衆為解頤

給事尚書

齊東野語云兵部尚書夏原吉行次江蘇與給事中某同寓僧寺某如廁甚急夏戲曰披衣靸履而行給事給事即對曰棄甲曳兵而走尚書尚書蓋猶言常輸也巧對錄下同

陳蔡相謔

詩話總龜云蔡君謨與陳亞相友善一日蔡謔曰陳亞有心終是惡陳應聲曰蔡襄無口便成衰雖巧謔亦虐矣

十蔗

鶴林玉露云楊東山嘗言昔周益公洪容齋侍壽皇宴因談肴核上問鄉里所產容齋對曰沙地馬蹄鼈雪天牛尾狸益公對曰金柑玉板筍銀杏水精葱上吟賞又問一侍從浙人也對曰螺頭新婦臂龜脚老婆牙四者皆海鮮也上為一笑某嘗陋三

公之對昔帥五羊同僚酒邀各舉土產某曰他無所產獨產一馭騸子耳

于妾王兒

蔣石農外紀云兵侍項文曜媚袝于忠肅每朝待漏必附耳密音行坐不離時目爲于謙妾又戶侍王祐貌美無鬚諂事王振振一日問曰王侍郎何故無鬚祐曰老爺所無兒子豈敢有于謙妾與王振兒正可作對又天順間錦衣門達甚得寵亦有某爲達門客鐫印曰錦衣西席有甘棠爲洗馬江朝宗壻亦有翰苑東床之印可爲的對

廣文秀才對

雪濤諧史云一秀才送廣文節儀用銀三分廣文出對曰竹笋出墻一節須高一節秀才應曰梅花遇雪三分只是三分

楊李對

楊文襄公遺事云楊邃菴口氣盛李西涯怯寒二人嘗並坐西涯屢以足頓地邃菴曰地凍馬蹄聲得得西涯見其吐氣如蒸應曰天寒驢嘴氣騰騰

陸陳相謔

宦游紀聞云陸文量爲浙藩與陳啓東飲見其寡髮曰陳教授數莖頭髮無法可施啓東曰陸大人滿臉髭鬚何須如此陸大歎賞笑曰兩猿截木山中這猴子也會對鋸句啓東曰有犯幸公勿罪乃云匹馬陷身泥內此畜生怎得出蹄遂相與撫掌而退

紳璫相謔

梁溪識小錄云明嘉靖閒一內璫銜命入浙與司北關南戶曹

司南關北工曹飲瑺欲侮縉紳酒酣出對云南管北關北管南關一過手再過手受盡四方八面商商賈賈辛苦東西瑺故卑微曾司內關工部對曰前掌後門後掌前門千磕頭萬磕頭叫了幾聲萬歲爺爺娘娘站立左右瑺慙憤欲自戕二司力勸乃止。

以姓相謔

野獲編云嘉靖間胡宗憲以江南制府與巡鹽御史周如斗宴於舟中二人素相狎侍者誤傾酒壺周云瓶倒壺撒尿值篙工損船胡曰船漏舟放屁各以姓相謔然而俚矣

倪賈對

野獲編云賈憲使里居一日雪後披裘立門前有少年倪麻子者素好侮人賈見其著屐呼曰有一對能屬否對曰釘靴踏地

泥䏻子倪曰能之但不敢耳賈曰吾不罪汝倪即曰皮襖披身假寄生賈面赤詬詈而入

知縣相譏

文行集云鄭洛書爲上海縣聶豹爲華亭縣議論不相下一日同坐人報上海秋試脫科聶笑曰上海秀才下第只爲落書鄭應聲曰華亭百姓當災皆因孽報

杖銘

相傳錢虞山有一杖自製銘云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歸　國朝後此杖久失去一日得之有人續云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錢爲之惘然

五行四方對

乾隆間工署火金尚書督修之有人出對云水部火災金司空

大興士木適紀文達入朝有中書某狀貌魁梧自負爲南人北相公驟然曰南人北相中書科甚麽東西

脫口對

同人爲春盤會有以太極兩儀生四象命對者適紀曉嵐至同人約曰對訖始許入坐公曰春宵一刻値千金吾饑甚無暇與諸公爭勝也坐客無不絕倒或云道士娶妻有作賀聯者先得出句而文達從旁足之也未知孰是

兩生對

有兩生謁紀文達一頷有黑瘢一左目瞖公見之大笑兩生驚詰公笑曰吾偶集杜句得片雲頭上黑孤月浪中翻一聯耳

醫生對

有醫士自誇工於屬對適逢官以緞裁衣令對曰一疋天青緞

應曰六味地黃丸達官喜欵之別院因以避暑最宜深竹院令對應曰傷寒莫妙小柴胡適聞花香又曰玫瑰花開香聞七八九里應曰梧桐子大日服五六十丸合坐撫掌余曰此揶揄醫士者必先有對語而以出語就之耳如果有此人使賦雪詩必云昨夜北風寒天公大吐痰一輪紅日上便是化痰丸矣

賓主互對

三山笑史云有村館延師者每七夕例設欵師亦知之適遇七夕師探廚中並未庀具因呼其徒出對云客舍凄凉恰是今宵七夕徒不能對以告其父主人知其意笑曰我忘之矣因代對云寒齋寂寞可移下月中秋迫中秋又寂然師復命對云綠竹本無心遇節卽時挨不過其父笑曰我又忘耳因對云黃花如有約重陽以後待何遲至重陽仍寂然師復出對云漢三傑張

良韓信狄仁傑其父笑曰師誤矣三傑是漢人狄仁傑是唐人師忘之乎師曰我實不忘汝父前唐後漢記得許熟乃一飯而忘之乎

一字破

遣愁集云明時一友才甚高或戲曰君能作四五字破否以君命召二句爲題應曰王請度之一坐稱善或云題復作一字破乎適見一髡髮過卽指爲題應曰鞹衆不解友曰皮去毛者也相與絕倒（制義叢話下同）

醫生工文

有業醫者而仍應童試者學使素識其人題爲人而無信二句醫破云醫人以厚朴防風人生當歸於信矣學使爲之解頤

減字破

鄭芸汀曰有自矜能減字爲破者作魯人獵校二句題破云魯俗頹聖人雷

相傳有學尤王者或以桀公問孔子一節試令作破應聲曰好龍者忽問鳳暴虎者不言麟矣殊工穩附記於此

四書語作破承

繆蓮仙曰嘗聞諸城劉文淸相國之姪在京爲相國買宅久而虛置人間之則曰叔意未愜也紀文達集四書作破承云曠安宅而弗居敬叔父也甚矣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惡在其敬叔父也噫爲其爲相與又曰吾杭張某好葉子戲生四子皆有父風妻故儒家女集孟子成一破曰子好遊乎夫有所受之也俗謂門牌爲遊湖亦可謂錦心繡口矣

寶藏興焉

施愚山督學山左時有名士入場作寶藏興焉文誤爲水一節錄畢始悟料無不黜之理作詞於文後曰寶藏在山間誤認却在水邊山頭蓋起水晶殿珊瑚長峯尖珠結樹顛這一回崖中直趺撑船漢告蒼天留點蒂兒好與友朋看愚山閱文至此和之曰寶藏將山誇忽然間在水涯樵夫漫說漁翁話題目雖差文字却佳怎肯放在他人下常見得登高怕那曾見會水渰殺仍錄附榜末

歇後箴

文行集云宏治六舉鄉會文章稱盛其初年己酉順天鄉試申明禁約文內不許用空定懸三字以涉禪語也或仿鄭五歇後以自箴云回也其庶乎屢此下 一字眞可除君不見今之所禁則國虛當年夫子犯了鄙夫問於我如又云少之時血氣未此

卜下一字只合塗君不見今之所禁天下惡乎當年曾子犯了一人偵事一人國（叶瓜）又云言不及義好行小此下一字渾不是君不見今之所禁雖有智當年孟子犯了德術智

虎會蝶歎

郭蘭石由四川督學回京有錄存告示文稿一本中有虎會蝶歎之語閱者求其說蘭石笑曰曾試一屬有一卷賦春日遲遲云蛺蝶歎春風蝶歎已奇又試某郡虎負嵎題一卷講下分三段第一段云虎若曰我所積畏者婦也今爾衆其奈我何第二段云虎若曰我所甚懼者搏也今徒逐其奈我何第三段云虎若曰我所失勢者野也今在嵎其奈我何初擬劣等幕中客曰設想雖奇文情尙好抑之三等末可矣又一客曰此生亦太可憐其生平必懼內否則何以云積畏者婦乎合坐大笑而罷

文謔

近時好出割截題以杜抄襲其作法全在鈎渡挽見長而於書會不暇顧也又有戲作王如好色至有託其妻子於其友題者其渡下云夫王之好色不與王之臣同之者以王之臣自有妻子故也其挽上云夫王之臣不託妻子於王而託於其友者以王好色故也善戲謔兮實足解頤

套調

陳午橋恭釐戲作舉子下第文全套金正希德行一節中二比云榜大莫能容所不得者進士而於舉人無恙也殿諸公非爲進士故挾其文章經義試帖楷法以博取人闈館與幕與一切謄錄教習固自易易何困苦若斯也而諸公不顧也文人無厄地所自信者學問而命運則不敢必也殿諸公以不中進士故

當世共袍掛靴帽衣履鈕程以博相公之一笑下及夫青繖魚池豈不甚樂何憂悶若斯也而諸公不敢也

文章蓍龜

常熟顧仲恭作敬十八房書說皆游戲之筆其略云今世之爲天吏者有三庸醫也低風水也盲考官也何也使醫能辨六脈則天之所以生死人者人得而奪之矣使風水而能知龍穴則天之所以禍福人者人得而奪之矣使考官而能辨文章則天之所以貴賤人者人得而奪之矣故吾謂此三者皆天吏也敢弗敬與古者聖人舉事必用蓍龜夫枯草朽甲何靈之有惟其無靈而至靈者出也考官者亦文章之蓍龜也從之則吉逆之則凶敢不敬與

墨派

梁應來曰四書文中所謂墨派者或仿其調以嘲之云天地乃宇宙之乾坤吾心實中懷之在抱久矣夫千百年來已非一日矣溯往事以追維曷弗考紀載而誦詩書之典要元后卽帝王之天子蒼生乃百姓之黎元庶矣哉億兆民中已非一人矣思入時而用世曷弗瞻黼座而登廊廟之朝廷ges床架屋而音調鏗鏘今之時墨何以異此

笑笑錄卷六

獨逸窩退士手編

櫬內

有櫬內而下跪者或改千家詩一首嘲之曰雲淡風輕近夜天傍花隨柳跪牀前時人不識予心苦將謂偷閒學拜年（途說下同）

贖當頭

有質錢赴博局者提貫而言曰萬事不如錢在手旁一人應聲曰一年幾見贖當頭聞者絕倒

電詩

有作電詩者曰黑雲團團堆上天想是天公要吃煙何以知其要吃煙一烱一烱打火鐮

牛何之

一師因徒他出以牛何之三字命題課文其徒篇終作一結云孟子一書言何之者二一則曰牛何之一則曰先生將何之然則牛也先生也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作文

有作不撤薑食不多食題文者中云神明不可不通而亦不可太通穢惡不可不去而亦不可盡去四語可發一粲

講書

有塾師講書至康子饋藥章一徒問曰不知饋者丸藥乎湯藥乎師遲疑久之曰據上文鄉人儺似乎丸藥據下文厩焚又似湯藥大抵所饋者丸藥湯藥各半耳

父母何物

某於某縣閱童子試卷題爲父母在三字一卷有云夫父母何

物也不禁失笑因批一行於上云父陽物也母陰物也陰陽不和而生你這怪物也

詛學政

乾隆初某以部曹視學兩浙擅作威福多士切齒先考試甯紹兩府人士造爲訃語云不孝某罪孽深重不自殞滅禍延先考甯紹府君

嘲醫

有人戲改孟襄陽句作一聯贈醫生云不明財主棄多故病人疎一調換間而形容曲盡

酒令

有於席間行令誦古詩飛月字者一人曰白月照詩人主人疑其杜撰因問上聯是何語某不能對一客代答云吾却記得是

黑風吹酒鬼舉座大笑

抄文誤字

一武生於場中抄蓋湯之於天下六字蓋字誤作羊血二字之字原本草書誤作三字於字誤作打字遂成羊血湯三打天下云

作文紕謬

有師訓其弟曰作承題必須先反後正弟頗領會一日師出未有學餋子而後嫁者也擬其弟承題云夫餋子而後嫁人之常情也

紀彭作對

紀彭二尙書與某公同值朝房某先退行甚疾紀作對云足開五六尺手寫十三行蓋某退食暮臨帖也彭曰何不云舉手書

生艸行太保一座解頤

幻想

天上碍一䉺棹下了五萬金忙將三萬來營運一萬金買田置產五千金捐個前程還剩五千金遨遊四海徧處訪佳人

詠寒林

釋氏放燄口所祀神曰寒林沈元勛嘗改淸平調一聲云紙想衣裳靛想容秋風撲面粉花濃若非水陸場中見定向盂蘭會上逢

沈和𢿱

沈某𢿱甚人以沈和𢿱呼之登第後寄家書云男與大哥進京會試過山東道上大哥買燒餅自吃而不與男喫到京後男中而大哥不中豈非天網恢恢乎又其友命僕持書通候僕見之

不識也信口問沈和猷在家否因問何爲曰主人有書沈拆視之向僕曰爾主人借石磨着爾挑去僕曰主人未有命且未帶扁担來沈曰扁担亦向我借即將石磨幷書付之僕返命主人不解拆閱回書見五絕一首云今朝尊管來大叫沈和猷罰他挑磨子挑去又挑來不覺大笑

父子誦文

有士人患子之遊手好閒一日取覃吩曰父母惟其疾之憂題文誦其後股出比云罔極之深恩未報而又徒留不肖之肢體貽父母以半生莫殫之憂子不敢出聲一日其父狎妓歸子復知之遂朗誦對比云百年之歲月幾何而忍吾親以有限之精神更消磨於生我劬勞之後父乃默然

官職詩

丞中書云莫笑區區職分卑小京官裏最便宜也隨翰苑稱前輩且喜中堂是老師四庫書成邀議叙六年俸滿放同知有時溜到軍機處一挂朝珠頸上垂丞大挑二首云今年大挑沐恩光票子紛紛榜後忙多買肥胰塗面孔儘拉帳月做衣裳得官最好惟知縣作教何須補副堂却笑歸班新進士十年以後再商量五月初三沐寵光行裝不復舊郎當安排補挂教官體打點燈籠號正堂邋遢長隨添幾個粗疏履歷寫三張扣頭京債還私債領俸差能六十强

巡檢

予館江西新城横村時見署印同安司巡檢某上任與從極盛戲占一絕云頭踏跟班壓斷街玻璃大轎四人擡噭罷響後鑼聲近署印同安巡檢來

縣試報

予在橫村一日偕友閒步見學中門斗肩輿而行兩鑼前導沿途敲至其家持紅單懸神堂前門斗仍坐肩輿朝上不動時鑼聲盈耳觀者如堵良久其家用托盤盛銀手釧一雙捧置几上名曰彩頭門斗始下輿與主人接見予視紅單乃報縣試招覆也口占二絕云鑼聲不住到門庭門斗肩輿火急行一紙紅單書捷報少爺縣試第三名紅單高挂供神檯門斗肩輿向上枱敲得鑼聲鬧十里和盤托出彩頭來

客滿詩

有人請宴座上客滿或作詩云華堂今日綺筵開五素三葷大第排仔細菜從頭上過殷勤酒向耳邊篩堪憐短臂無長箸最恨肥軀佔半臺更有客來挨不下主人拖椅後邊陪

文戲

嘉應副生李文固善謔遇考試題爲割不正不食李文末作一結云嗟予生也晚未能與孔子同時一食其所剩零頭碎角之肉也惜哉致列四等

別字

文武二秀才俱列四等互相詰問文曰論我文原不至此以宗師題目太奇致舛誤耳武問何題曰來乏與柳與乏與還問之武曰我武藝亦不至此惟內場題難解與足下同病耳問何題曰多弄臊少弄不臊也蓋皆讀別字云

學生慝習

子弟出就外傳深宜愼擇不然習於詐僞將至無所不爲嘗見一村塾隣有美姝同學生合計竊其雙鴛至棧角織巧羣以酒

杯納其中傳飲爲樂俄聞訴辭曰我年八十八矣猢猻輩竊我
履去將欲何爲始悟誤拾其祖姑之物嘔酒滿地遂拆而焚之
以滅跡又嘗從馬長者遊忽退而不前衆怪問之曰非敢後也
衆爲大笑又有薛某者應縣試詩題山輝韞玉所唔半日忽得
句高唱云名山多奇寶人以失枯笑之薛强辨曰四平一仄自
古多有之池塘生春草是也友人汪某作詩譏之曰池塘生春
草名山多奇寶古人道得好今人不得了殊可發笑也然幸有
此詩始免曳白云

大人虎變

平湖令孫擴圖名士也有大府經其地供張甚豐行館楹帖皆
自製親書大府大喜飯畢入寢忽赫然怒召入數之曰吾何嘗
食汝肉而必以虎目我公力辨其無大府指門聯曰此非汝手

晉耶公始悟引咎而出嘗所書爲君子龍光大人虎變云（墊語下同）

糟糠妾

計孝廉東啟貧士嘗畜一妾晨夕設食唯粗糲而已夫人譏曰古有糟糠之婦不聞糟糠之妾奈何

神樓圖

劉南坦性好樓居而力不能構文徵仲作神樓圖遺之此可知南坦之清操徵仲有停雲館聞者以爲清閟之比及見不甚寬敞異之徵仲笑曰吾齋館樓閣無力營構皆從圖畫上起造耳

再打三斤

某縣令甚獃所爲多可笑其紕繆不可枚舉飲量甚洪日必沽酒數斤怡然獨酌一日突有喊冤者正醺醺時阻其雅興含怒升堂拍案喝打並不擲籤役跪請曰打若干官伸指曰再打三

斤吏笑不可遏覓至哄堂又轎夫工食升堂點給怒曰我僅見二人擡轎如何有四名轎夫曰轎後有二人官曰據汝言亦僅二人對曰配以轎前之二人非四耶官無以詰方按其名其一曰洋洋得意其二曰不敢放屁其三曰昏天黑地其四曰拖來扯去官大笑客窗閒話下同

見上司

有某尹蜀人謁制軍問峨眉山猴子究有多大對曰同大人大既自覺失檢又改曰與卑職一般大一日司道會議三人皆吸煙命僕爲尹點烟尹曰卑職性不食烟有三子均喜此惡之不暇而身自犯耶皆傳爲笑柄

李趨兒

姚峴好滑稽於姚僕射南仲坐有投刺者云李過庭僕射曰過

庭之名甚新未知誰家子弟左右皆稱不知覘曰恐是李趙兒僕射方悟而大笑(息影偶錄下同)

銅錢照人

張循王善貨殖份爲善夫文者云世間貴人必應天象用渾天儀窺之則見星不見人矣知無渾天儀可用銅錢代之令窺帝曰帝星窺秦檜曰相星窺韓世忠曰將星至循王曰不見星衆駭令再窺曰終不見星但見張王在錢眼裏坐左右大笑

鼻頭

吳下稱奴爲鼻頭嘉靖中王氏僕吳一郎富而驕以貲得官嘗聚四人轎赴姻家席孝廉張伯起惡之時有關白之警伯起乃謂吳曰近聞邸報關白已就擒吳欣然問之伯起曰關白原是一怪身長數十丈腰大百圍僅其頭亦數千斤吳曰那有此事

伯起曰只一個舁頭亦用四人擡之吳知其誚己不終席去

題像

四明豐南禺性滑稽里中致仕驛丞某繪像求題豐題曰才全德備渾然不見一善成名之迹中正和粹然無復偏倚駁雜之弊丞喜過望識者曰則其爲人也亦成驛丞矣

毋狗公猴

齊亞秀者京師名倡女曰江斗奴以色藝擅聲英公張輔招三楊飲命斗奴佐觴東楊至擁之膝連沃數觥杯覆斗奴以羅裙拭之曰血色羅裙翻酒汙英公叱曰總爲毋狗害尋斗奴應曰妾所接者皆公猴侯耳衆大笑且曰三楊各以緋羅贈之

羑里囚

文子講道於瀛博之間從者數百人一日講文王羑里之囚適

赴宣王召不及覓其說一士怏怏返舍其妻問之士曰朝來夫子說周文王聖人也今被其主殷紂無道囚於羑里吾憐其無辜是以愁惱妻欲寬其憂慰之曰今雖見囚久當放赦士曰不愁不放只愁今夜在牢內難過活耳

論年歲

虞任者丈子之故人也有女生二周丈子爲其子求聘任曰賢嗣年幾何曰四歲任艴然曰公欲配吾女與老翁耶丈子不解曰何也任曰賢郎四歲吾女二歲是長一半年紀也若吾女二十而嫁賢嗣年四十不幸而二十五乃嫁則賢嗣年五十非嫁一老翁耶丈子知其愚而止

相嚮有兩嫗爲兒女說姻者甲曰令郎幾歲乙曰兩歲甲曰吾女纔一歲大了一半將來吾女二十令郎則四十矣是不

可乙曰不然令愛今年一歲明年即是兩歲是與小兒同庚矣何害之有此說尤妙附錄之

通文

崇禎戊辰陳保嶔督學江南試某邑題有友五人焉一士失記正文私問人曰五人姓名敢望指教其人曰下文是樂正裘牧仲士屈指曰向有三人其人曰其三人則予忘之矣士恚曰如此時候還有工夫通文

吾從衆

坡公與米元章飲酒半元章忽曰世人皆以芾爲顛願質之子瞻公笑曰吾從衆

妒說

有爲妒婦解嘲者曰士君子情欲無節得一嚴婦約束之亦動

心忍性之一端也故諺曰到老方知妒婦功坐客無以難也余笑曰君知人之愛六畜者乎日則哺之夜則防護栅欄惟恐豺虎啖之豈眞愛其命哉欲充己口腹耳妒婦得毋似之乎衆乃大笑

陸通明

陸通明世居洞庭山有吳某往來頗狎一日陸內人臨蓐吳詢男女陸曰昨生一女已溺之矣吳曰先生極明此事欠通了陸詰之吳曰豈不聞溺愛者不明耶

千家詩

朱鋻之館蔣溪陸氏後每往陸必留飲一日遇其友問何來朱曰陸家留酌歸也問友何往友曰往舍甥處送親耳朱曰然則子與兄合千家詩二句矣子則一水護田將綠陸繞擾君則兩

山排閻話請親來相與撫掌大笑

牛

盛度體肥一日自殿趨出知宰相在後卽欲走避行百餘步乃得直舍隱於其中石學士中立見其喘甚問之盛告以故石曰相公問否盛曰不問別去良久乃悟駡曰奴乃以我為牛

薙頭

明廣州之失也黃士俊等俱薙髮降廣人以詩誚之曰君王若問臣年紀為道今年方薙頭黃士俊時年八十二也小腆紀年

雞卵

有南人不食雞卵初至北道早尖店夥請所食曰有好菜乎曰有木樨肉及獻於几則所不食者也慮為人笑不明言但問別有佳者乎曰攤黃菜如何客曰大佳及取來仍係不食者夥著

尙餓其僕謂前途甚遠恐致饑曰如此但食點心可耳問有佳者否店夥以僞果子對客曰多待幾枚來及至則仍不食者且態且怒忍飢而行遂委頓不堪夫天下事不知者多矣必欲諱不知爲知甘作負腹將軍可笑也勸戒三錄

布醫

外祖病時數醫皆㩳手有鄭姓者名頗著而技尤㩳就延月餘病益深後請陳修園來診徧視舊方曰皆爲此等所誤批鄭某方後云市醫伎倆大槩相同越日衆醫見之皆色沮鄭嗜曰陳某何以呼我輩爲布醫聞者匿笑遂號鄭爲布醫先生云池上草堂筆記

匾額

陸儼山豫章漫鈔載其郡中譙樓太守題曰壯觀同知王卿陝

西人也見之忽然曰何名壯觀自我西音乃賊官耳又紹興郡齋扁曰牧愛成編修潤謂太守曰此可撤去我自下望之乃收受二字也（冷廬雜識下同）

醫

臨海洪僉事南沙文集謂方書惟錫不入藥明名醫戴元禮嘗至京師聞一醫術甚高往視之見其迎求溢門酬應不暇偶一求藥者既去追而告之曰臨煎加錫一塊元禮心異之叩其故曰古方也及檢視乃餳字耳余謂今之庸醫不特未識古方即尋常藥品亦莫辨其名有書新會皮作會皮者不知新會是地名也有書川芎爲撫川芎者不知撫與川二地也

京官詩聯

紀文達嘗作京官詩數十首記其小軍機一律云對表雙鐶報

丑初披衣懶□倩人扶圍鑪侍妾剟貂挂啓匣嬌僮理數珠流水是車龍是馬主人如虎僕如狐昂然直入軍機處低問中堂到也無有京官不願外遷而老於京卿貧病以死者公輓之曰道不遠人人遠道卿須憐我我憐卿

歸班詩

進士歸班銓選每稽時日宋人有婦歎詩曰記得蕭郎登第時為言郎入鳳凰池而今老劈閒官職日欠人錢夜欠詩描摹情況惟妙惟肖

站班

外僚俟上官出入序立於傍謂之站班凡上官所到之處無不先往伺候故需次省垣者殊未幾無暇日在楚北日許明府虎拜嘗改翰林口號一年專業惟公會半世功名只早朝二句云

終朝事業惟跑路畢歲功名只站班又戲作聯語云寒城跑路滿面尖風古廟站班一身明月皆紀實也

飭紀敦倫

世俗以夫婦之事爲敦倫以使令奴僕爲飭紀嘉慶己卯秋試某房閱文見飭紀敦倫句誤曰敦倫豈可飭紀怪誕極矣以筆直抹之

作兒子部民

歸安張爾舫撫閩兼攝閩浙總督其封翁在家稱故往賀翁曰我不意作兒子部民君何賀耶聞者傳爲佳話

奇名

明經周維賓王官南昌同知歸作哭斯堂於里門此堂名之奇者爲編京學得取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之意集則業曰大

悲歷此歷冬之苦者朱竹君學士視閩學令士子人采一石築亭署中各鐫姓名于上額曰三百三十三士亭此亭名之奇者
洪洞范部鼎所箸鏟文名草草堂書名之奇者
按癸辛雜識載二書名曰亂音亂作也書李跨鰲所箸也曰藹音氣至切疑即亟書余極所箸也是又奇之奇者附記於此

敎職聯

學博向稱冷官蘇州教授李時履題堂聯云樓雪呼童莫認今朝點卯鶉衣請客都知昨日逢丁堪發一噱又蕭山傅芝堂學博作聯自嘲云百無一事可言教十有九分不像官語更諸妙

逸民榜　啞榜　響榜

乾隆癸卯浙江鄉試題逸民一節所取文皆恬靜時稱逸民榜嘉慶癸酉題末訪一節獲售者鮮登對時稱啞榜丙子題夫達

也者四句所取文皆勤宕發皇登第者獨多時稱響榜

翰林詩

翰林官地望高華而每歎寒之近某太史作詩云先裁車馬後裁人裁到師門二兩銀惟有兩餐裁不得一回典當一傷神可發一笑

學政

太倉王相國掞督學浙江取士公明人有窮通翁之諡言所取皆寒士宿學而能文者也後湖北李某來好取短篇前列皆取美秀者遇不揚者文雖佳亦不錄時有謠云文宜淺淡乾枯短人忌鬚髯胖黑長

嘲邑令

秀水令某初至頗矜仁慈士民贈以匾云民之父母未幾改操

關通賄賂或趨圓保云漫道此之謂誰知惡存其後被劾去

都門竹枝詞

都門竹枝詞有足解頤者如銜云多多益善是封條拉扯官銜朱字補遺代勞枝搜括靠直將原作辦前朝京官云轎破簾帷馬破鞍熬來白髮亦誠難黃車當道從旁過便是中朝一品官候選云昔年黃榜姓名聯此日居然掌選銓堂上點名堂下應數人不敢認同年考試云短袍長褂著雙鞋搖擺逢人便問街扇絡不知何處去昂頭猶去看招牌觀劇云坐時雙腿一齊盤紅摺開來當戲單左右亂尋人對玉滿園不向戲臺看指為顛入妙

官紳結交

邑令鄒人昌短於才專以諂媚鄉紳為事時姚通素祖完三居

諫垣鄰過其居必下與時人爲之語曰舟人不曾撐全靠搖着力若還風水起航也少不得借同音爲諧殊爲新妙（上海縣志）

紀文達諧

紀文達雖一嚴謔亦令人不可思議如有平某發護公送詩韻一部莫不怪之平某思索數日始知其取平上去入四字爲謔也又有林鳳梧來見公問命名之義林曰生時母夢一鳳棲於梧桐故名公歎曰夢兆可謂美矣設不幸而夢一雞盤旋於芭蕉之側則足下之名便不好聽矣眞惡謔也又散朝時一老公留說一笑話公沉思曰昔有一內監此句之後不發一言老公俟之移時問曰以下如何公曰以下一概沒有聞者絕倒（見聞隨筆下同）

南滙瓦屑墩有富人張叔英名附成均臚無點墨然喜假斯文一日爲子完姻俗有詰朝請訓之禮叔英夫婦高坐堂中兒媳參拜於前禮人贊請訓叔英高聲作官話曰爾生於富貴之家未知稼穡之艱難時賓朋滿坐皆聳耳而聽下文叔英遲之又久復操土音曰你若要做人須急急爬上去於是鬨堂大笑里黨至傳爲口實

八卦轎

粵西地瘠民貧鄉村婦女率大足肩挑負販與男子同柳州來賓一帶有肩輿爲生者如坐客爲男二女肩輿爲坎坐客爲女前女後男肩輿爲震也統名曰八卦轎（錄墨偶談下同）

蘭花菇

昔六祖講經仁化山中附近處產南華菰粵西賀縣亦有之俗

名蘭花菇某令時中丞按部過縣詢其地有土娼否令誤以爲土產答曰有蘭花菇中丞曰何不逐之令始悟坐客爲之胡盧中丞亦笑蓋三字頗似妓名也

科諢

一日署中演雙合印內有科諢曰爾旣係算命的何以把自己算在監裏來同人笑之時孟樸山在坐曰此語可以問周西伯衆訝之乃曰西伯演周易拘於羑里不亦同耶會心眞不在遠

月當頭

一年幾見月當頭謂冬月望日也鄉鬨一憨子向日者叩命某知其憨戲曰汝不臘矣憨者詢以何驗曰爾可於冬月望夜半時獨立月中當四顧四影憨者試之果然遂大慼與親友訣逾歲無恙始知其戲也

蔡對馬

道光季年楚北馬[illegible]齋太守麗文守高州武林蔡麟洲太守振武守堅慶一日公會偶言姓名可作對者首郡指馬太守名請對一人舉蔡名蔡云文武雖可對而二姓總覺未工一人曰君未讀臧文仲居蔡朱註乎蔡亦爽然失笑

痴人說夢

戚某幼耽讀而性痴一日早起謂婢某曰爾昨夜夢見我否答曰未大斥曰夢中分明見爾何以賴去往訴母曰痴婢該打我昨夜夢見他他堅說未夢見我豈有此理耶

調簾

每秋試外省實缺官多派分校庖代者五日京兆率多勇往而調簾者每畏縮不前麒玉符都統有句云棒檄官如魚赴壑入

儼人似鳥投羅可爲解頤

童生對

某應童試赴郡偶憶內戲書聯云充無罪之軍三百里守有夫之寡二十天爲同舍所見傳爲笑柄又某童年八旬矣學使詢以經傳多不復記有人嘲曰行年八秩尙稱童可云壽考到老五經猶未熟不愧書生均雅謔也

妓謔

陽少南孝廉游某縣與女校書某狎時女雖年越數載重至其地陽已于思女亦頎而長矣一日與友訪之陽戲之曰女兒家日近男子故易長矣女赧然捋其鬚曰虬髯公殆亦日近女兒而易老耶相與一笑語雖詼諧實足令人猛省

戲謔調

都下唱戲必擇一友之熟習諸務者專司之名曰戲提調曾傳一歌曰衆賓皆散我不散來手未到我先到巍然獨踞下場門赫赫新銜戲提調定席要便宜點戲誇精妙怒目看官人軟語磨耳輕偏索年前舊戲單爛熟胸中新堂號大蠟亂獻三枝頭靴頁偶裝幾千吊小香到提調笑享祿病提調跳鎖街長庚跟兎暫向櫃房存待到半夜三更自己轉灣仍放掉吁嗟乎三更曲罷尤可憐昏花二目飢腸穿左有牙笏右掌櫃小馬紛來滿堂前燭火全不見陰森疑到閻羅殿此時提調錦囊空只餘三字明天算

相術

顧鶴鳴挾相人術言多奇中無賴陶奇山往相顧言其面起殺紋三日內有牢獄之厄言過切直激陶怒突起一拳中顧要害

隨筆陶縣獄擬抵若顧之術神矣余獨怪其精於相人而疎於自相也墨餘錄下同

未冠詩

某年縣試有七旬老人入場作未冠題輕薄子以詩嘲之曰縣試歸來日已西老妻扶杖下樓梯牽衣附耳高聲問未冠今朝出甚題頗有風趣

十八拍

明季熊芝岡督學南畿考規頗寬而發落甚嚴優等或且撲責諸生胡紹寅已責十板復執卷辨又加八板胡素傲睨時人嘲曰此胡笳十八拍也聞者捧腹

打還

周浦孔某晚年得子嬌養甚師課之詈出口即罵師怒薄責之

遂入內訴毋曰先生打我我必打還不然有死而已孔卽託友商於師欲權忍一擊以泄予憤師初不允友謂師貧困賞孔賂以數十金師乃勉從

家大人

近日援納例開騕纏數百金從長安歸卽肩輿張蓋競稱老爺得五六品稱大老爺或不屑此而多方處置竟稱大人此皆驕心太勝之故更有謟者某宦以二品告歸嘗見一同姓具柬簽書家大人見者無不掩口

字說

荆公好解字而不本說文劉貢父曰易之觀卦卽是老鸛詩經小雅卽是老雅荆公久乃悟其戲又詩經世必古義釋召南維鳩居之引諸侯一娶九女爲說說經流爲笑柄者如此慎小慎下同

自撻

蘇世長初在陝州部內多犯法世長莫能禁乃責躬引咎自撻於都街伍伯疾其詭鞭之見血世長不勝痛大呼而走觀者咸以爲笑

克長克君

劉嗣明作皇子薙胎髮文用克長克君之句吏持以請曰內中諱文書最以語忌爲嫌旣尅長又尅君殆不可用也嗣明亟易之

長鬚

鐵圍山叢談伯父君謨美鬚髯仁宗偶問曰卿髯甚長夜覆之於衾乎抑置之於外乎君謨無以對暮就寢思聖語置之內外悉不安東坡詩譬如長鬚人不以長爲苦一旦或人問每睡安

所措歸來被上下一夜無着處

肥

晉齊王戎子萬有美名而太肥戎令食糠而肥愈甚南宋齊武帝諸子傳隋郡王子隆體過充壯嘗使徐嗣伯合蘆茹丸以服自銷損

偷兒

某生夜讀往復數百徧猶不熟漏四下誦聲益喧適且達旦矣有賊伏床下躁甚突起摑之曰爾非生鐵何頑鈍若此余焉能待遽趨出門鼓掌而去耳食錄

篤胎巡檢

汪訒堂在粱芷林方伯幕余偶訪之見案上批一巡檢禀云此係申臬憲者誤發到此怪而閱之則以徽垣之福曜概目爲柏

府之蔣霸開頁數行已堪絕倒後乃云卑職實本篤胎不禁大笑向以巾幗嘉賓爲謔今又得一篤胎巡檢矣思補齋隨筆下同

一元大武

一生省試後頗自負以文質於友云君視此能得元否生固鶴立長身殷遼於人者且畢友曰君之文不可知君之相則無不得也生問故友曰今太歲在午出頭則爲牛而尊足又如是其巨此禮所謂一元大武也生吐其舌而去

老童詞

予佐學鐵梅學使於閩一日案發予所荐多不與而拔取老童一人文殊可駭戲占西江月云剔出冢中朽骨剝完樹上枯皮也充縣籠算東西蓋然春風桃李　但得冥司限展何難學院名題這般遭際賽磻溪千載一時而已又爲衆童欣幸之詞曰

娩進頼早通看聯閙入泮宮文題僻字何須懂他也要爭做也
尋道門牆喜氣挨挨擁感天公肯憐老朽來了李文宗

閱卷

試燈輪廷得輪字詩最奇者通首押七虞無一字調平仄者一卷有露出乳如酥句一卷有青樓一夕娛句又如梟射雉賦可笑者固多然莫甚於以其夫之無物一語此物既不知何物也又試得三折肱為良醫有句云吳術妓瓊娘此必是女科目內頻生光此是眼科既戀淡新粧此是痘科肱折如何可醫此痛頭忘是接骨科發毒有奇方是外科床前施妙技局外想新妝此必買春方者不索人問關能傳海上方此是施藥者甚有云按脉須雙手開方定一張更有云盛世不生瘡者或批一聯云所以周禮醫與齊藥之名不殷齊但既失瘍醫之專遂傳也

詩誤

某公[illegible]講貢定以射以觀德命題一生詩有句云誇皮許共鑽閱之大駭既乃悟其脫去木旁也此等紕繆眞是千古笑柄

文謬

生古卷中有云相紋鳥矣何以贈之或批其旁云盍歸而謀諸婦余笑曰殼不堪持贈奈何

策謬

某督學試貢監錄科策問姚江學術一監生對云竊謂姚之學勝於江者有謂江之學勝於姚者兩說並存似難分其優劣閱者大笑背[illegible]發粲下同

記誤

有縣令莅任[illegible][illegible]北門外[illegible]發鋪人杖之四十其人不知所犯

何罪叩頭請示令曰某年月日在汝鋪薙頭受汝輕慢其人曰
太老爺前未到過小鋪令恍然曰誤矣賞以千錢遣之嗣令在
家時曾受本鄉北門外薙頭鋪侮耳時傳爲笑柄

有人薙頭於鋪其人薙髮極草率既畢特倍與之錢而行越
日復往其人竭力爲之薙髮加倍工夫事事周到既已乃少
給其資其人不服曰前次薙頭草率尙蒙厚賜此番格外用
心何可如此此人謂曰今之資前已給過今日所給乃前次
之資也一笑而行此事殊可笑故附記於是

各道

前聞河南候補道多至二十餘人其中各有名目有稱夫子之
道者以幕友報捐者也有稱文武之道者以都司改捐者也有
稱大學之道者由太學生報捐者也有稱卑卑不足道者身同

侏儒不滿四尺者也有稱雖小道者其人年甫二十者也有稱妾婦之道者初捐未入欲加捐分發至黔女爲人妾得銀四百指發東河歷任優缺得捐道銜念女爲人妾心不自安探知婿正室已故遂遣人送銀四千爲捐升之費婿女本相得卽同赴河南執子壻禮焉故有此稱亦可爲謔而虐矣

縣試

某縣令試士命題暮春代擬暮春者三字某誤者爲在童生大譁有四絕云嚇煞暮春在題從何處來縣官不會做只好做奴才笑煞暮春在童生做不來龍陽習縣令那得拔眞才羞煞暮春在當堂挂出來不及長洲縣居然老秀才鬧煞暮春在狀紙一齊來倒運姚家子掛名衆惡才時方攻童生姚恩保其妹於亂時曾爲娼也

楊令公祠

阮文達巡撫浙江有餘姚令來謁公偶云學政時曾謁陽明祠樓宇傾頹今已數十年矣此亦賢有司事也令唯唯而退越半載忽稟云大人命修楊六人祠堂卑職已捐廉建造乞爲題額公大駭詢來差知令已造成楊令公祠中塑令公披甲像矣

計開

汴中有從九保舉知縣者新任後坐堂審案吏開點名單首列計開二字以硃筆點之吏不便顯言諷詞答云計開未到及審第二案又見計開仍以筆點之吏仍白未到遂大怒云今日兩案俱是計開爲首乃敢抗傳不到明係差役買放飛籤欲責役急呼曰計開不是個人令云因其不是個人所以要拿將役責

責限三日解案退堂後幕友告其故始免糾云

製古磚

畢秋帆撫陝値六旬屬吏送禮概不受一縣令送古磚二十塊有年號題識皆秦漢物也畢大喜喚家丁諭云我壽禮概不收爾主人之物甚合我意姑留之家丁跪禀云主人因大人慶壽集工匠在署製造主人親自監工挑最上者獻麾下畢公一笑而罷

館餐詩

李子仙孝廉館於某商家嘗有句云青菜縫中藏肉屑黃虀頭上頂肝油形容館餐之薄讀之失笑

同進士

殿試三甲爲同進士出身偶有三甲者問人曰進士則進士耳

何同之有其人曰此猶夫人與如夫人之別耳相與一笑

八錢宴客

有欲留客飲者有酒無肴搜羅止得八文錢着一老奴承言易辦以六文買二雞蛋一文買韭菜一文買腐渣第一肴韭面鋪蛋黃奴捧上曰雖不成肴却有取意名爲兩個黃鸝鳴翠柳第二肴韭囬砌蛋白一圈奴曰是名一行白鷺上青天第三肴炒腐渣奴曰是名窗含西嶺千秋雪第四肴清湯上浮蛋殼奴曰是名門泊東湖萬里船奴愛此詩勉湊成此幸勿哂客大獎賞

聊齋續編下同

碗麪易銅爐

一無賴子路逢親串欲欵之而無錢邀至酒館飲已先索麪一碗對客曰我送家母再來奉陪至家易以己盌捧至一小鋪有

老嫗脚踏一大銅鑪坐櫃內誑曰某家壽誕央我送麪與你老人嫗起身致謝又曰某家客多煩易一盌與我嫗迺入內即掇其銅鑪去質錢乃至家取盌來錯與客大唉嫗以一大銅鑪換一盌麪吃聞者笑倒

非不在臂

邳州二人負小兒兩首共頸四臂四足面相向欲見者人與數錢或白縣令笞其人而逐之客問之曰兒若所生邪曰然曰非不在臂金壺七墨下同

某醫

某醫士卒或祭以文曰公醫公名醫公疾公自醫公卒僧潔老當餘味曲包

誰河帥

某制府與某河帥同年相得一日閱工至浦上河帥觴之食大進鱔制府以為佳河帥曰此亦江南一品制府曰不及河魚誠可餐二然殺之可惜甚物頗知木性也彼此相謔而吐屬渾然

金山縣

蓬萊周韞山需銅山縣與余夜遇於途燈火半滅輿夫摩肩而過各破其帷彼此負氣不相下周問何人予亦曰爾是何人左右曰銅山縣予曰我乃金山縣周猝不悟匆匆慰藉而別

看如夫人洗足

某檢討有同年新納姬往賀不值姬方洗足太史歸遇某於途戲曰今日有一佳話能屬對乎某叩之曰看如夫人洗足某應聲曰賜同進士出身太史默然而別

炊飯太守　續茶觀察

洪逆陷杭州有候補府某者短衣敝屣被執賊問何爲詭曰炊飯賊卽令炊飯而守故未詣幸僕爲代之後賢提我復杭州使擱郡家某感僕惠令爲司閽又有觀察某被擄爲賊稱茶已而偽兵嘉湖時謂之稱茶觀察

題號壁

闢中尾號臭穢難堪雖極兒膈而遺溺者不顧也獨某生書一長粘壁上凡提褲而來者一見卽避往闢中衆怪之試往觀則書云有人於此大便者我必於其大便處而小便之有人於此小便者我必於其家中小便處而亦小便之不禁狂笑

袁癡

袁癡者性好游戲鄰廟演劇[illegible]袁欲往觀友有請袁去客禁不能止乃盛肴饌重鹽味多飲以茶觀劇未半友急欲旋袁堅留

之且曰人多氣雜宜聞鼻烟已而噴嚏一聲泉流滿地矣其發猶如此

改唐詩

許會卿訪友書塾不遇題其案曰尋塾問童子言師喫茶去只在此城中雲遊不知處又二人同行見一大脚婦頗覺裊裊而來一人吟云春梅脚不小處處聞他跑一人續曰夜來雲雨聲攀落知多少則巧而傷雅矣

燈謎可笑

有以燈謎博笑者謎面云處女看春宮打左傳二句蓋我他日如此必嘗我味也殊可發笑青樓夢

滬上竹枝詞

滬上竹枝詞頗多可笑茲錄其三首曰同興樓共慶興請燒鴨

燒豬味最嘉堂下聞呼都不解是誰喧嚷要爸爸注云南人强學北語呼停停作爸爸走堂者驟然不敢應也又曰南人於茶詎相宜無奈趨時要炫奇入坐爭嘗湯爆肚詒他稱是嚼芫荽又曰煙花燭目太迷離煙裏藏花尊更奇不重生男重生女女兒生計勝男兒皆實錄也申報

市影詩

友人某以硯田不足供母投筆爲市影亦復無聊一年後仍理故業作詩曰誤抛絲帳覓生涯司會何嘗是慣家三兩客身幸倖也挨月送四僉外手餘兩也殺人擎之乎酒也全收拾緫忽離亭莫打盞未許高聲喚茶僕常嚼己鈔備湯茶稱呼改作儆同事喜怒生防老阿爹緊求疏狂嫌落拓虛當名譽費奢遮能綠也相逢佳客登時避偶憑殘肴屢次誇只有䌽耕還故業淸

高猶得叫師爺廣和聞

僕能詩

關中覲者錢竹汀宮詹之僕也隨侍數十年亦能拈韻頗平日不識一丁故所作多俚俗語然皆自出機杼如詠鐘樓云遙望鐘樓一座方當中顛倒挂銅缸東邊摧起西邊響隱隱另嗆末句蕭狀其聲也又斷句如兩隻獲船停石岸一竿尿布出樓窗又過江云所以當年關夫子開船先唱大江東別饒風致足資藝林佳話暮年哀然成集宮詹爲編次之惜未傳於世

飛報

寸有所長

錢嶺楊果樓先生官知縣乞休欲於郡賃屋先大夫豪留館之先生忠厚慈祥年雖七旬而意興如少年余兄弟侍之劇談每

丙夜不休未幾先生第三子所侯宮贊來與浙試迎覆京師次年宮贊選廿蕭聲昌道余亦選金華訓導乃上書先生爲俳諧謂世弟年卅爲巡道某年卅一爲訓導豈非寸有所長耶先生復書數百言亦皆諧謔語先大夫亦爲絕倒庸閒齋筆記下同

擊鼓其鏜

歸安淩厚堂性怪僻論學宗孔孟於宋儒一概抹煞而尤惡朱子每極口肆罵蕭山蔡二風與倪少尉時悅共非之余謂此厚堂代二君報怨耳兩人問故余曰不讀居蔡及反其旄倪之注乎衆爲哄堂二風曰君是陳人故述陳言耳時府試貢金共湯溪兩縣備旗鼓二明府謂向無此例余請之曰此所謂金湯鞏固旗鼓相當矣衆方粲然二風忽正色謂湯溪沈明府曰湯邑之應辦鼓見於經書何可推諉沈請其故徐曰君不讀衛風擊

鼓其鐙邱衆亦鬨堂

殿試聯語

嘉慶癸丑科一甲一名潘文恭公二名陳遠雯三甲一名張春山三甲一名馬秋水時人語曰必正妙常雙及第春山秋水兩傳臚蓋世傳三甲第一名爲玉殿傳臚也

賤姓不佳

董文恭公誥曹文正公振鏞嘉道閒名臣也嘉慶十八年教匪林清遣賊入　禁城爲亂時　上幸熱河聞變近臣請暫　駐蹕文恭力請廻鑾繼以涕泣而文正在京鎭之以靜餘句遂安時有聯云䆳䆳𥘼𥘼曹丞相哭哭啼啼董太師二公聞之相謂曰此時之䆳𥘼啼哭頗不容易文恭初加太子太師銜人以太師稱之公輒笑辭曰賤姓不佳



米湯大全

世俗以相娛悅者爲灌米湯而歡場尤甚甘泉李冰叔嘗戲爲詩曰英雄末路擊稀飯混沌初開灌米湯曾文正於克復金陵後得人頌賀詩文命書記統抄爲一編自題籤曰米湯大全可謂雅謔矣(睇向齋漫筆下同)

高帽子

世俗謂媚人爲頂高帽子嘗有門生二人初放外任同謁老師者老師謂今世直道不行逢人送頂高帽子斯可矣其一人曰老師之言不謬今之世不喜高帽如老師者有幾人哉老師大喜旣出顧同謁者曰高帽已送去一頂矣

雜湊

薛朋龜爲蘇州參軍廉勤男察胥吏呼牛皮繃鍾鼓殊不可解

後詢其曹乃知蓋藉役也

天生妙對

姚東白在京用一僕以故遣之其父年六十餘哀求復役又恐他人之乘間而入願代役以待其子來余許其殷勤特甚東石述其故且曰是所謂愛憐少子也余曰惜不免牽率老夫耳相與撫掌以爲天生妙對印雪軒隨筆下同

詩諧

鄭蘇門博學工詩雖以詠諧頗具雅人深致其留館詩曰未知何日升中允且喜今年作老編接眷到京云有屋三間開宅子無車兩脚走京官紅白分金終歲累春秋俸米合家歡御史巡墻云雖無紅傘遮勢闊也有青衣喝道長毛竹板高新簇簇鐵絲燈火亮煌煌此類尙多不盡記後奏請禁止婦女聽戲時人

有詩嘲之曰卓午香車巷口多珠簾高捲聽笙歌無端擠著郎螃蟹惹得團臍鬧一鬨蘇門工畫蟹向有郎螃蟹之名云聞者捧腹

廄焚

德清一老儒性迂而論僻其作廄焚題謂聖人居家萬無不識于火之理蓋由新柄國政立法甚嚴觀廄焚之謗可見國人恨之棄其入朝放火焚之耳

殺人

常州每句決人犯遣員至縣監斬事畢餽佛番四餅汪琴軒曰爲此區區而尉一殺人差以往亦太忍心矣余曰此猶弓所謂殺人之中又有禮焉夫何傷滿堂粲然

燈謎

湖俗張燈之夕每有懸燈謎於市者某生好爲此心思靈巧遠近爭傳某年有汪某見其懸一謎云一字五名打易經五句汪即衆中大呼曰某乎汝莫不是爲鼈爲蟹爲蠃爲蚌爲龜乎合市閧然次日喧傳一都以爲笑談

放脚

奏疏中有足發噱者康熙中左都王熙疏禁女子纏足首云爲臣妻先放大脚事桐陰清話下同

梅花詩

嘗聞梅花觀題壁詩云紅帽哼兮黑帽呵風流太守看梅花梅花忽地開言道小的梅花接老爺詩雖詼俚可以愧花間喝道之猪

燈棚聯

國初有葉初春者作令粵東所到掊克路人側目時元夕民附放花燈其棚聯云霜降遺風四野難容老葉元宵過雨萬民皆怨初春

楹詞

道光中廣東有某公子新登賢書謀刻硃卷及期未竣怒以石擊破梓人之額其人欲興訟乞孟蒲生孝廉代作楹詞云舉爲勸刻劣墨執石擲額額破血出乞飭斥革專雙聲疊韻誦之絕倒

對句

有倪姓女自負才色出對句以擇婿募能屬對者嫁之云妙人兒倪家少女一時寂然按此語原無可笑讀之覺忍俊不禁故錄之

絶對

郭太史尙先爲編修十二載不遷秩京師呼爲金不換蔣修撰立鏞在館十年不調人號爲石敢當却是絶對

借西廂語

潘象仙拔才嘗言錢家叟當拔　朝大兵入湖錢氏本朝紳帶往迎途遇一老者以杖擊其首曰我是多愁多病身打你個傾國傾城帽帽與貌同音借西廂語聞者絶倒

園字

袁子才嘗畜一羊逸入鄰園食菜鄰翁來告袁曰汝知園字乎必築園而後可對曰公亦知園字內爲何字乎築園僅防園外不能防園內也公爲一笑

撒潑

南海某太史不能操粵音見客輒曰係係（粵音言是曰係）或贈以聯云江淮河漢日月星辰某大喜而不知其歇後語也人傳為笑

今爾何監

番邑李貞木茂才未游庠時曾捐監生後改名應童試獲售雲起訐之督學姚文僖公愛其才置不問覆試經題曰今爾何監可謂詼諧入妙

吃刀

洪稚存以言事獲罪初擬斬決親友詣獄哭唁洪反慰之口占一絕末二句云丈夫自信頭顱好須為朝廷吃一刀聞者破涕為笑

草雞毛

果毅公宗伯善射每射鵠矢無不中羊眼者（眼的正中一點謂曰金羊眼）京師

稱爲果羊眼有某公戲曰我得一對吳梟詢之曰草雞毛若都門市井稱白賴無恥者爲草雞毛也某公以儷宗伯不亦雅乎

秦檜夫婦

阮文達平蔡牽得其兵器鎔爲秦檜夫婦跪岳廟前好事者撰聯語分縣其頸檜曰咳僕本無心有賢妻何至若是王氏曰啐婦雖長舌非老賊不到今朝互相埋怨口吻如生公謁廟見之不覺失笑

揚州人

阮文達公初抵廣州泊舟揚幫側舟中聞絃索聲問此何地某對曰揚幫也問何以得此名曰此妓女所居妓多揚州人故名公哂之蓋忘公爲揚州人也

園門對

蔣伯生大令罷官歸粲一園落成之日或題一聯於門云一成東倒西歪屋用盡貪贓枉法錢蔣見之乾笑而已

僧懼內

祇園上人招余輩小集或問坐中何人最懼內衆未及答祇園曰惟老僧最懼內衆訝之笑曰惟懼內故不敢娶耳一坐粲然

嘲學政詩

嘉慶間飽覺生侍郎督學河南題多割裂士子遂題作詩嘲之云禮賢全不在胸中扭轉頭來只看鴻一目如何能四顧本來孟子說難通願鴻 世間何物最爲凶第一傷人是大蟲能使當先驅得去其餘慢慢設牢籠驅虎 廣大何容一物藏滿場文字亂蓬茅生童拍手呵呵笑渠是魚包變草包及其廣大草屠刀放下可齊休只是當年但見牛莫謂龐然成大物待他殼滿方生

愁見牛 禮云再說亦徒然實在須將寶物先匹帛有無何足道算來不及幾文錢 禮云玉 古來慘刻算殷商炮烙非刑事可傷不見周文身一丈也教落去試油湯 十尺湯 溪頭洩腦信難題七十提封一鑒迷阿伯不知何處去廬陵一子獨孤淒 七十里子秋成到處穀盈堆又見漁人撒網回不是池中無別物恐防現出本身來 穀與魚 紙上空蹄迹可求范經尋記草春秋一生最怪鶯來友伐木都教影不留 獸草 竟成一片白茫茫無土水於何處藏欺侮罪人何道理要他跌落海中央 下襄水 揀取明珠玉任沉依然一半是貪心旁人不曉還何處多向紅樓夢裏尋 寶珠 但憑本量自推尋果是金剛肯怕磨任爾費將牛力氣姑來一試待如何 堅乎磨 此類甚多皆可博笑

教坊碑

秦淮舊院教坊規條碑余嘗見拓本略云入教坊者准爲官妓另報丁口賦稅凡報明脫籍過三代者准其捐考官妓之夫綠巾綠帶着猪皮靴出行路側至路心被撻勿論老病不准乘馬及輿跨一木令二人肩之云云閱之不覺失笑

詩嘲俗令

聞某令官江北時重修平山堂落成後榜曰某年月日某縣正堂某重修或賦詩云太守風流宴蜀岡千秋人尙說歐陽不知當日題名字可是揚州府正堂

鬪酒

許胥臯茂才不能飲凡宴會舉杯而已一日同集珠江畫舫有妓笑謂茂才曰若生平何皆鬪酒之會耶蓋鬪同音合坐粲然

河東獅吼

茅小山錄官何東達素摺內張棠村太守爲詩戲之有借問茅山老道士河東獅吼近如何之句殊雅切

有韵搢紳

遺經樓集金爾香員外箸中多紀恩感遇之作嘗自謂此余有韵履歷也按烏程姜茂才宸熙東鄉吳刺史嵩梁兩人詩集時目爲有韵搢紳錄金説亦有所本也

踏破甕

東坡寄諸子姪詩他年汝曹笏滿床中夜起舞踏破甕施元之注世傳小話一貧士家惟一甕夜則守之而寢一夕心念苟得富貴當以錢若干營田宅若干蓄聲妓高車大蓋無不備置不覺歡適起舞遂踏破甕故今俗指妄想狂計者謂之甕算（雲笠雜抄下同）

擠壞陶淵明

梧潯雜佩陰公平泉初入史館偶與同館陸公以事謂分宜衆皆競前遂至喧擠時庭中菊盛開公徐謂曰諸君且從容莫擠壞陶淵明也聞者心愧

鞋底

宋楊文公億嘗草制爲執政者所點竄公甚不平因取稿上塗抹處用濃墨傅之就爲鞋底樣題其旁曰世業楊家鞋底人問其故曰他人脚跡嘗傳爲嗤噱自後行文遇人塗抹者必相謔曰又遭鞋底

逍遙華胥

梁蕭何昌宇爲吏部有姓閔者求官曰子齊從昌宇笑曰逍遙華胥

硬雨

紹興中明妥大雨雹太學屋瓦皆碎學官申朝廷不可言雹稱為硬雨

塗抹書

盧仝舉子名添丁其幼喜於塗抹詩書往往令黑仝戲為詩曰忽來案上翻墨汁塗抹詩書似老鴉

艾氣

韓熙載誘掖後進性好諧浪有投贄荒惡者使妓爇艾熏之俟來㗒曰子之卷軸何多艾氣也

詬勢人

宋文憲燕書有王澂生與三烏叢臣約異時立詬勢人之門足勿涉也時趙宣平為政諸大夫日奔走其庭三烏叢臣雞初鳴

即走侯宣子入門見背危坐東榮香爨火燃之則王戲生也各默而退

目眇眇以愁予

梁元帝一目眇爲湘東王時嘗登其宮以禁侍臣曰今日所謂帝子降於北渚帝疑其戲之答曰卿道目眇眇兮愁余耶

踏破菜園

啓顏錄有人常食菜忽食羊夢五臟神曰羊踏破菜園黃庭堅詩臟神夢訴羊踏蔬

蚊子

歸田錄歐陽公云予作憎蠅賦蠅可憎矣尤不若蚊子自遠噆喝來咬人也

召客自辟

南唐書韶李家好飲乘折簡召親友曰今夕佳月能相過乎及衆集則李已大醉指酒壺曰本用相待酒與忽來自飲之矣

我得之矣

唐詩紀事周朴苦吟嘗野逢一負薪者忽持之厲聲曰我得之矣其人擊臂驚走遇游徼卒疑爲偷兒將共追之朴徐曰我適得句耳蓋賦古墓詩少落句偶見樵者遂足成云子孫何處爲客松柏被人伐作薪

韓盧後

晉中興書刁彝於桓公坐嘲韓博曰君是韓盧後博謨應曰君是韓盧後公笑曰刁以君姓韓故以相戲他姓刁那得是韓盧後博曰短尾者則爲刁也座歎以爲佳

勢不能行

吳中某秀才素性詼諧適患疝氣而有友約飲其稱函云雖情不可却而勢不能行友莫解其故後席間有知其疾者始悟所謂不禁捧腹申報

十七字詩

有士子號西坡善作十七字詩值旱太守祈雨澤萬民多感德昨夜推窗看見月太守怒使自嘲應曰古人號東坡今人號西坡若將兩人比差多後將發遣其舅送之舅眇一目又賦詩曰發配到雲陽見舅如見娘兩人齊下淚三行餞至配所官聞其詩令試為之應聲曰環珮響丁當夫人出後堂金蓮三寸小橫量捐錄下同

評文

某貢生喜評人文云兩个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或

詞意蓋上句謂但聞其鳴嗚然下句謂模糊音不清也又見人文字中有則得朋不成乎尋常句即從旦旁云八音齊奏蓋像其聲也又有傳某甥考評一卷云未能采采流水蓬蓬遠春又一卷云欠存范又有贏卷批云首執被一品衣次執袍九仙骨三執不食人間煙火皆可發笑